

隧道

线网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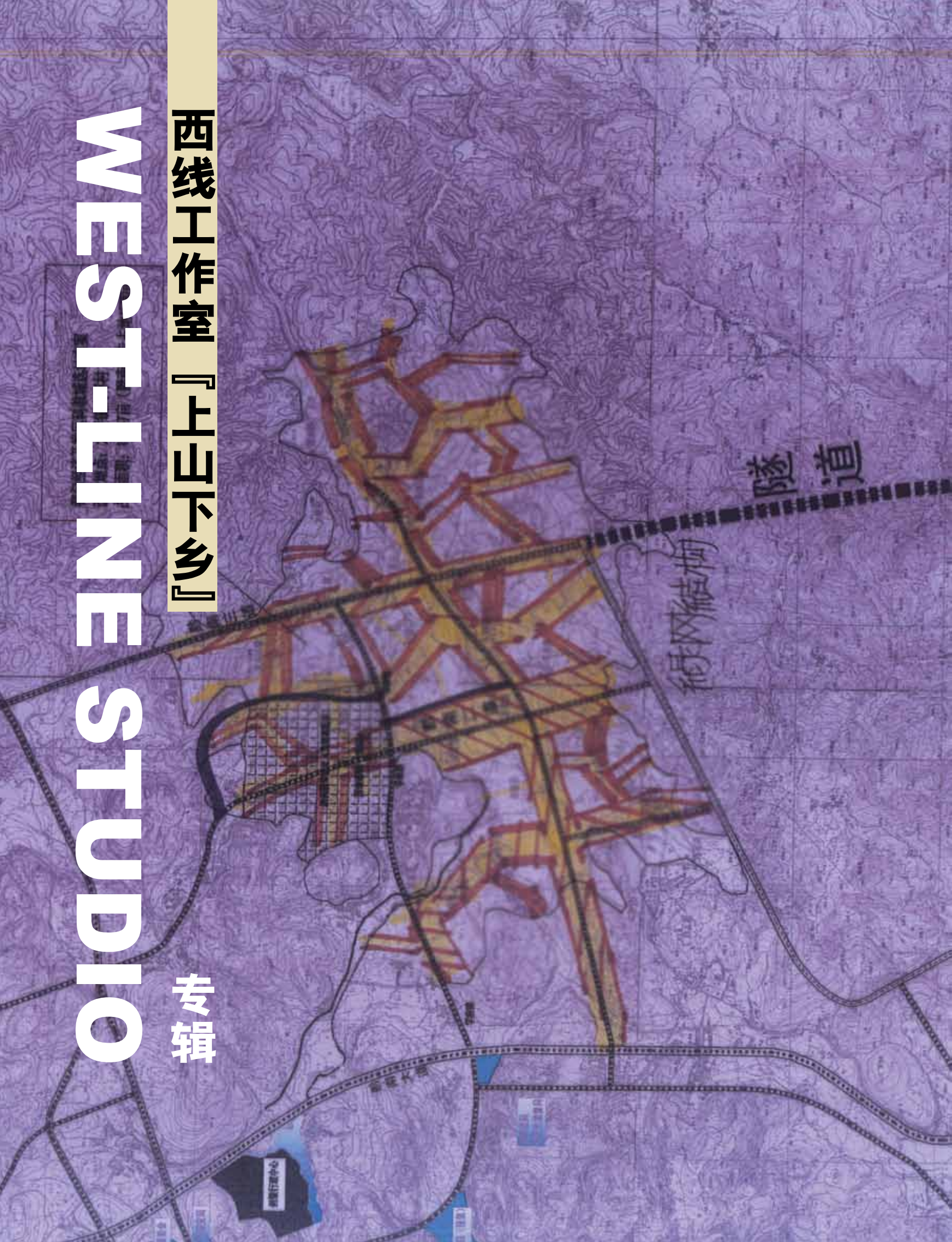
富源水库

富源行政中心

西线工作室『上山下乡』

专辑

WEST-LINE STUDIO



IMPRESSION OF WESTLINE STUDIO AND WEI HAOBO

>>> 印象西线，印象魏浩波

撰文 朱晓琳 《建筑技艺》杂志社（AT）副主编

天刚蒙蒙亮，模糊的窗外，透着朦胧的气息。

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雨，空气中夹杂着淡淡的宁静。

临行前再次检查所需的装备：手提电脑、测距仪、投影仪、激光笔、相机、卷尺、雨具、高筒胶鞋等，确认万无一失后，魏浩波带着西线工作室的一行人——建筑、结构、设备专业的工程师，开始了一天的工地之行。

工地之行

清晨的市区，街道上车不多，司机师傅驾驶着越野车，一会儿便驶出了市区，向山里开去。一会儿是一马平川的平坦大道，一会儿是盘旋曲折的蜿蜒山路，司机载着一行人，在高速公路和盘山公路之间来回切换。猛然间，巍峨的青山扑面而来，彼时仿佛已置身峭壁之边，颇有戏剧般的行驶体验。然而一路上，总会有山体塌方路段抑或泥石流易发地区的警示牌提示来往的车辆谨慎通过，令人颇生寒意。加之因为海拔逐渐升高，周围开始弥漫湿漉漉的雾气，能见度已不足十米。尤其是11月至来年2月间，湿气非常大，地面会出现严重凝冻的现象，又湿又滑，同时能见度会降至两三米，此时车子只能缓慢滑行。

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西线人在这样的山路中大约要行驶6、7个小时，才能到达项目所在地。而有的工地位于山体的更深处，公路还没有延伸进去，他们随身带来的高筒胶鞋便派上了用场，大家沿着施工搭建起来的泥泞便道进入到施工现场，这时往往已经到了下午的两点钟，才正式开始了一天的现场工作。

赤脚医生

到达工地之后，大家便各自忙碌起来：一边把包工头叫过来让其规整凌乱的施工现场，一边查看工人是否按照上次交代的施工技法进行建造，一边又打开投影仪用真实的模型给工人做演示，一边又手把手现场教授工人如何加工、如何砌筑……一忙起来，不知不觉到了黄昏。他们又驱车回到项目所在地的县城过夜，第二天一大早再赶往附近的两三个工地进行现场指导，之后就抓紧往回赶了。

这就是西线人的工作方式，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这样的奔波中度过。这也是西部乡土地区最真实的基层建造，相比充斥在东部沿海大城市里高难度技术的复杂建造，活色生香的材料配置是非常落后的一种方式，但正是这种落后成就了中国西部广袤国土上最基层的建造体验。终年穿梭在大大小小的城镇和村落之间，魏浩波开玩笑地说，“感觉我们有点像赤脚医生。”

寻路

这种随时可能遭遇危险的路况，魏浩波他们早已习惯了，他说在西部地区的建筑师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经历。然而在我看来，也许一两次这样的经历大多数建筑师是可以接受的，但假如七八年间的三分之一时间都处于这种状态，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坚持。

不去一线城市发展，反而回到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进行设计实践，魏浩波究竟是为了什么？很多人可能会和我有一样的疑问。要知道，他当年可是以优异的成绩从重庆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研究生毕业，本有机会进入国内

几家大型设计机构和重要高校，但他却选择了到华侨大学执教，希望在那种安静的环境下专心思考他想要的东西。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他最轻松的职业历程，每天除了教书，就是泡图书馆，或者到海边听潮起潮落，基本没做什么工程，即便有工程，也是很标准化体系的成熟项目，很难找到他想要的那种东西。

“我觉得自己的方向可能不在那里，虽然当时我还不清楚我追求的理想状态，但我觉得我可能在贵州会找到方向，因为贵州有很多有意思的传统，而那些好的东西正在消失，我觉得我要在这些美好的东西消失之前赶紧回到家乡，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魏浩波说起这些的时候，眼睛里透出充满希望的光芒。

复杂的地理地貌、丰富的乡土世界、深厚的人文历史、有趣的故事传说、当代的时尚元素……正是这样一种混合的状态才成就了当代贵州的独特魅力，也成为吸引魏浩波回乡探索的动力。在他的眼里，贵州是一个既熟悉又神秘的地方。

那里的景，山外有山，逼仄，一线天，陡，盘，鬼斧神工。

那里的人，与自然、与传说是一种共存的状态。

那里的村，淳朴、原生态，但也夹杂着模仿的流行符号。

那里的城，时尚，高密度聚集，巨大的开发基数。

但当代贵州的建设却缺乏反映当代性背景特点的内容。

回到贵州之后，面对如此之高的城市开发量，魏浩波一上来就开始做城市中的大项目，

担任了贵州省一些重大政府项目的设计总负责人。可能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再正常不过了，持续下来，顺理成章地升至老总，岂不快哉？但在魏浩波看来，这种创作不是一个真正建筑者应有的状态。因为沿海城市的建筑太过于精英化，如果沿用那样一套成熟的技术体系，很难形成属于自己的方式，也就难以建造出属于贵州这片土地的建筑。可是路在哪里呢？

结缘乡土

第一次深入乡土工作，得益于我国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当时的贵阳市建设局副局长涂必忠是魏浩波的忘年交，他和魏浩波一同探讨了一些新农村建设的思路。于是，第一次深入的乡土调查给了魏浩波双重体验：一方面，乡土的状态很质朴、自然，不矫揉造作，不虚张声势，人们非常注重身体感官性的东西，身体可以变得非常敏感——可以体察风吹草动，可以细品高山流水，这是一种宝贵的体验，也正是当代设计所缺失的内容，这带给魏浩波极大的触动；另一方面，乡土的封闭使得当地居民非常渴望有新东西，但是因为缺乏合理建造的意识，乡里充斥着粗制滥造的房子和不伦不类的风格，这种来自外界光鲜亮丽却缺乏内涵的东西正在取代乡土原本清新自然的朴质。

这次乡土调查让魏浩波认识到对于身体感官的关注与是否必须用传统的材料、是否必须以传统技艺的方式建造关系不大，重要的是你是否重视乡土的脉络肌理性，是否重视身体感官的存在，只有重视这种鲜活的感知，才会让建造生动。同时，他也体会到只有扎根乡土，深入体察这片土地，才能对设计有启发。假如把这些体会和当代的思想结合起来，那么也许会激发出更多意想不到的新思路。

2004年，魏浩波与志同道合的同事们成立了西线工作室，西线的涵义即是针对我国西南部地区，探索适宜的建造体系。

第一次

西线真正系统地在乡土开展实践始于2004年在贵阳郊区花溪的梦溪笔谈山地居住群，当时甲方想尝试山地住宅的模式，但正值其资金

困难的时期，设计费压到了每平方米七八块钱。但最终魏浩波被甲方的诚意打动了，同时也想借这个机会开启乡土实践的大门，由此，西线的山地建造拉开序幕。

困难比想象中多得多，一方面这是西线第一次在乡土造房子，对乡土的建造方式、施工水平、材料供应等方面都没有足够的经验；另一方面这也是西线第一次较大规模地接触如此复杂陡峭的山地建筑，复杂的地形地貌对建筑师、结构师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建筑安全成为当时最为基本的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实现建筑学意义上的诸多想法。

当时的日子很艰苦，既要思想上承受着比较大的压力，经济上也非常拮据，很多设计人员坚持不下来离开了，但最终西线还是顶住了各方的压力。魏浩波后来回忆说：“早期的‘梦溪笔谈’项目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实践出真知，当时恨不得把所学的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但现实的具体建造与各种限制条件必然会在实践中考量你的所学与所想。”但正是这次尝试性的建造推动着他不停地深入思考，也为后续工作留下很多持续性的研究专题，如在后面的对话中提出的“分岔的路径体系”与“公共空间的二次划分”。

这次尝试也为将来西线工作室在乡土地区建造山地建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的历练让他们在面对复杂地形地貌时能迅速地做出判断，快速开展创造性的设计工作。这个项目之后，西线工作室又接到了贵阳花溪的另外一个项目——花溪石板镇摆陇苗寨民俗综合体。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这次的建造已经能有的放矢地贯彻一些已经考虑成熟的建造逻辑了。

老大哥的支持

有了在贵阳的建造经验，西线工作室期待接手更多的乡土建造项目，但乡土的项目多为政府项目，假如没有合适的机缘，很难得到直接的委托。魏浩波说他要特别感谢一个人——洪流，魏浩波亲切地称他为老大哥。洪流是一位对家乡极为忠诚的历史与环境的保卫者，同时也是专业的建设者，在直面设计的尴尬与无力回天的窘境下，弃业为官，成为当地政府最

重要的技术把关与支撑。正是在他的鼎力支持下，西线“上山下乡”系列探索项目才得以在赤水生根开花。

回忆二人的结缘，魏浩波说，有一天洪流突然跑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我有机会让你在赤水盖一点好的东西，赤水需要好东西，你来吧！”而正是他这次唐突的拜访，才使得西线工作室有了本期‘上山下乡’专辑中的一系列项目。

因为西线工作室建筑特有的建造方式以及所呈现的存在状态，既与当地传统造房子的方式不同，又与城市中充斥的大量建造各异，很多当地的官员无法接受西线的设计。洪流老大哥则顶住各方的压力，让西线工作室在尽可能少障碍的条件下进行他们的设计实践，摸索他们的建造体系，也由此西线工作室在乡土系统的通用化建造方面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体验

西线工作室没有辜负老洪大哥的厚望，竹海的项目建成之后，当地的政府官员与群众前去参观，感到非常意外和惊讶，怎么房子还能造成这样！也许是西线工作室的思考方式和建造逻辑源于乡土，虽然前去参观的人大多为非专业人士，但他们却非常欣赏这样的作品，同时被建筑所营造的氛围深深打动了。魏浩波说，这也让他明白亲身体验是建筑能给予的最直接的力量，远大于你用华丽的辞藻去描绘，也远大于你从专业角度进行深奥的逻辑分析。

这种体验同时也传递给了当地的乡民，比如说西线工作室经常用一些青石板造房子，经常采用配置彩色玻璃体系的举折的坡屋顶做法，乡民看到这种形式也会参照西线的方式去做。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际的需求在自己的房子上做一些改变，或者进行一些延伸性的推敲，比如在一些需要的地方设置彩色玻璃，设置天井，会让树木从房子里长出来……

魏浩波认为，乡民的这些建造行为源于乡民不是把你的房子作为一个简单的结构体或符号集合去看待，而是他真正读懂了你的设计，包括他们开始在生活中注意到了光线，关注人与树木、与天空的对话，而这正是他乐于看到的。

“精神分裂症”

西线工作室除了这些乡土项目外，仍然会像其他设计机构一样承担大量的城市化建造。当我问到魏浩波：“在城市里造房子肯定没有这么辛苦，而你坚持在乡土地区从事建造，这么多年有怎样的身心体会？”他想了一下，竟脱口而出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词：“分裂症，对，精神分裂症！”

看着我满脸疑惑，他解释说：“建筑带给我最大的快乐是思维的兴奋，只有持续不断的思维兴奋才能激发建筑师实践的潜力。我觉得在城市和乡土地区做建筑完全是两种状态，在这种两种状态中不断地来回切换，就好像精神分裂一样。”

当进入到中心城市做大型的项目时，西线人面对的是成熟的建造体系，在工地上指挥各专业配合，有最新的结构方式，有先进的技术方

案，有齐全的材料样本等，虽然那种指挥、安排与选择的感觉挺标准，但魏浩波觉得离真实建造的距离远了。而也许就在昨天，西线人还踩着泥泞的乡间小路，与村民攀谈，与工人交流，思考着怎么把当地的材料用起来，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工人理解你的想法，怎么进行砌筑，怎么浇筑混凝土，甚至怎样安装一个天窗，选择什么样的螺丝都要一一想过。

魏浩波说，“一到乡土地区我就变成了泥

腿子，跟村民一起思考最有效而简单的建造方式。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建造，带给我最大的乐趣！”

中国式的半工业化建造

魏浩波把九年的乡土建造形象地称为“上山下乡”。在他看来，“上山”是受制于地理的形态学结果，“下乡”是基于普适社会对乡土俯瞰式的态度，但“上”与“下”都以普适社会作为参照系。“上”与“下”的碰撞迸发出两种方向的专业性探索：“上山”试图将山地的各种自然要素转化为空间控制方式，“下乡”则试图探索乡土系统投射下的通用化建造。

但同时，这种建造也让魏浩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这些所有的建造细节都需要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周详的考虑，并在现场做出迅速的决断。因为在乡土造房子，很多因素是不可控的，必须用最简单的建造方式，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不能玩花样，不能搞复杂的技巧，还必须把有限的钱用在刀刃上。如果弄错了，因为资金极其紧张，是不可能让你重新来过的，有时也很难弥补。

魏浩波把这种建造称之为“中国式的半工业化建造”，因为这种建造方式是最基层的真实反映，不仅遍布于乡村，同样是中国广大落后地区的建造反映。西线工作室的理想是将这一建造

体系逐步批判性地完善，应用于西南部欠发达地区的实践中。我则开玩笑地说，这是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他则憨笑着没有反对。

精神家园

“乡土建造的经历是我生命中最难忘、最快乐的时光。乡土建造给了我很多的教益，促进我对当代建筑的理解以及西线建造思想体系的成型，而且在乡土中是可以贯彻当代性的。因为在考虑传统的同时，又可以实现用当代的思想去解读传统，这是在城市建设里、在体制化条件下的教条式的专家体系控制中无法做到的。实际上，西线工作室所有的乡土建筑背后都是当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投射。”魏浩波这样总结了多年来的乡土建造体验。

到这里，我们也不难理解魏浩波扎根乡土的原因了，乡土是魏浩波难以割舍的情怀，也是西线工作室的精神家园。相信怀揣着这份真挚和坚持，西线工作室会走得更远。

此次“西线工作室”专辑由六部分组成，记录了西线九年来乡土实践的点点滴滴，并邀请了学术领域的专家、实践领域的建筑师，以及外国建筑师的第三方观察，共同剖析西线工作室对当代建筑的思考、对当代建造思想体系形成的探索以及对乡土体系通用化建造模型搭建的审视。AT

CONTENTS

<<< 目录

No1. 西线工作室“上山下乡”

No2. 关键词

No3. 点点滴滴

No4. 一组对话

No5. 作品选登

- 1) 上下飘零的空间组织——中国·贵州·贵阳·花溪梦溪笔谈山地居住群
- 2) 基于身体的建造——中国·贵州·贵阳·花溪石板镇摆陇苗寨民俗综合体
- 3) 重复同构的密集机制——中国·贵州·赤水·竹海国家森林公园入口景观建筑
- 4) 潜伏在过去——中国·贵州·赤水丙安红一军团纪念馆
- 5) 氛围制造——中国·贵州·赤水·黄陂洞红军战斗遗址纪念场
- 6) 潜移默化——中国·贵州·赤水·红军烈士陵园展陈馆
- 7) 应景生产——中国·贵州·丹霞·世界自然遗产赤水佛光岩风景区游客接待中心与入口空间设计

No6. 西线乡土工作模型的建立

NO.1

UP TO MOUNTAINS & DOWN TO VILLAGES

西线工作室“上山下乡” >>>



魏浩波



谢劲松

西线工作室来自中国贵州，在那片既封闭、乡土、神秘，又追逐时尚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生根发芽……

“上山下乡”系列是西线工作室自成立至今的工作代名词，既说明了西线长期身体力行的工作状态，更代表了西线独特而鲜活地针对地方性实践的工作系统；西线对乡土系统的通用化建造与空间控制机制的有效探讨，为中国西部当代实践提供了某种方向性的范式。

西线工作室建筑作品曾多次获奖：

中国重庆磁器口的“民居再生性设计”于1997年获美国建筑师协会主办的AFFORDING HOUSING国际建筑竞赛第五名；

中国贵州省贵阳花溪区的“梦溪笔谈山地居住群”项目获2004年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主办的英国DIVERSE CITY建筑设计作品环球巡回展最终入围名单，作品被永久收藏，并荣获2006年第三届中国威海国际建筑大奖赛银奖；

中国贵州省贵阳石板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贵州摆陇苗寨民俗综合体”项目获2006年第三届中国威海国际建筑大奖赛银奖、2009年中国建筑学会建国六十周年建筑创作大奖入围奖；

中国贵州省赤水地区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赤水红军烈士陵园展陈馆”获2012年全国人居经典建筑规划设计方案竞赛建筑金奖、2013年中国建筑设计奖（建筑创作）；

探讨可变居住方式的“生长的‘元’设计”获2011年中国首届保障性住房设计竞赛三等奖；

中国贵州省独山县的“独山大学城”项目获2012年全国人居经典建筑规划设计方案竞赛规划金奖；

西线作品也曾入选2006年《时代建筑》“西部城市与建筑的当代实践”专辑的十个代表性案例之一，以及2007年《时代建筑》“新乡村建筑”专辑的十个代表性建筑之一。



周可



欧明华

西线人

魏浩波：西线工作室主持人，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0年第八届中国建筑学会青年建筑师奖获得者，贵阳建筑勘察设计院设计总监，重庆建筑大学建筑学硕士。

谢劲松：西线工作室主持人，高级工程师，西线建筑规划设计院院长，贵阳建筑勘察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周 可：西线工作室主持人，教授级高级建筑师，贵阳建筑勘察设计院总建筑师，毕业于重庆建筑大学。

欧明华：西线工作室主创建筑师，毕业于重庆建筑大学。



NO.2

KEYWORDS

关键词 >>>

“上山下乡”

乡土

乡土与技术

经验

方法

关注贵州

基准——以普适社会为参照

标准控制

三个关键的控制环节

西线在工作

多种可能性模式

“可能性” + “技术观”

再生

> “上山下乡”

我们形象地将在西南地区的长期实践称之为“上山下乡”。多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使“上山”与“下乡”两个不同分类标准的动词自然而然地组合成组，其潜意识中传达着人们的心理共识：乡土藏在复杂的地理位置中，“上”与“下”的关联成就了地域。

“上山”是受制于地理的形态学结果，“下乡”是基于普适社会对乡土俯瞰式的态度；“上”与“下”的区分源于一个基准，既是地理的基准更是社会状态的基准，它以普适社会作为参照系。“上上下下”的碰撞由此爆发出两种方向的专业性探索：“上山”试图将山地的地理限制性要素与物候因子转化为空间控制方式，“下乡”则试图探索乡土系统投射下的通用化建造。

> 乡土

一种是形而下的、真实的身体乡土；一种是韩少功小说《马桥词典》中，文字生产的形而上的思维乡土；一种是意大利影片《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那介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媒体乡土。这里的乡土似乎藏匿着技术/媒介/乡土间差异性的较量、制衡与渗透，这或许有可能成为西线研究现代社会乡土建造的意识突破口。

> 乡土与技术

回归乡土的目的是人类在寻找自己存在的根源，而技术则强调进步与效率，只有乡土和技术这两股力量同时并存，社会才能正常发展；当人们觉得精神上很无奈的时候，他通常会回去寻找乡土，这可能是形而上的也可能是形而下的，还可以是属于中间状态的；与此同时，乡土也是需要改造的，当人们赖以生活的基本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就会依赖技术的先进性与成熟性来反哺乡土，解决乡土建设的现实问题。

> 经验

米兰·昆德拉曾指出，缺乏经验是人类最常面临的一种生存状态，我们从消费、生产等结构体系配置的城市来到面对面的“熟通”的乡土社会或是从乡土社会步入城市，两者所需要的经验是不同的，而建筑师需要掌握的就是从一方进入另一方的经验调整，否则就要出问题，就会盲目地将技术不加控制地带入以人伦及渗透自然为基本结构的乡土社会中，这将会是一种很危险的状态。

> 方法

基于体系去理解乡土社会，就有可能掌握将人伦的意识形态转化成空间脉络和空间肌理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很关键，费孝通关于“差系格局”的理论就引发了我们对相关支持乡土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的关注，其中涉及到了列维·施特劳斯著名的血缘和地缘学说，涉及到了阿尔多·罗西的类型学，还涉及了梅罗·庞蒂关于知觉现象学体系的研究成果，这些就是西线开辟乡土工作的方法论背景。

> 关注贵州

地无三尺平 / 多姿的民族村落 / 红衣、白银、蓝腊、黑瓦、绿竹、黄麦 / 常青树 / 妹娉妹媚 / 高山流水 / 百鸟衣 / 密密的老林子 / 红色记忆 / 溜溜的山歌 / 熙熙攘攘的时尚 / 鳞次栉节的高楼……词的背后是三类属性的作用与渗透——地理的、乡土的、普适社会的。

> 基准——以普适社会为参照

普适社会的存在是当今人类世界的主流与依托，是既成的技术体制与契约结构的产物，标准范式、复数性复制、规范化约束力、流程化组织等是其与建筑空间生产相关的主要特征，它们的存在保证了空间生产的基本质量与成本效率的有效控制，是人造的客观标准。然而这一基准是建立在以普遍性为根本之上的，而自然与乡土则是逃逸出普遍性的可能性，是就技术社会对多种可能性存在遗忘的质疑，此刻它们以在场的方式将矛盾呈现。

> 标准控制

标准性控制是通用建造的核心，是产业政策的方向与国家利益的需要，个体的力量难以撼动；同时它所禀赋的成熟技术 / 欧氏几何关系 / 低成本 / 技术工人众多 / 标准化程度高 / 控制规范健全 / 安全质量保证等，理所当然地成为地域实践的基本技术依托。

> 三个关键的控制环节

环节一：乡土本质结构的发现

环节二：空间控制机制的建立

环节三：将形态与空间关系分解为控制施工的以技术规范为依据的标准性控制

> 西线在工作

试着探寻潜伏在自然表象之后的几何控制规律

试着将氛围作为设计结合自然的起点

试着就阳光\雨露\雾等自然因子对环境氛围的影响展开观察

密集线群空间的基本规律研究与物候因子的空间分析

建构基于生产氛围的特殊的材质组合关系

探索各向应景的环境策略与场所意志的显现

> 多种可能性模式

(1) 上下飘零的空间组织——分岔的山地运动体系（强制特征）+ 片段的天井体系（偶发特征）+ 密集房间体系（功能特征）的纠缠系统。

(2) 基于身体的建造——层级嵌套结构 + 感官性地理容器 + “触景生情”的空间控制。

(3) 重复同构的密集机制——自相似重复同构的集合性“熵体”，一种不确定性的状态变化空间体，具有渗透性界面。

(4) 潜伏在过去——潜伏不一定是背叛，它与其所在群体保持着某些结构性的统一，但肯定是怀有二心，那里藏着一个表里不一的秘密的内在世界。在这历史中心的焦点以及厚重的历史表层下，当代性意想不到地出场。

(5) 氛围制造——可感知的状态体 + 不定形的笼罩物 + 固态的围合物的特殊空间系统，是身体的知觉系统与客观世界的物质材料集相互作用的场，徘徊在可度量与不可度量间。

(6) 潜移默化——以支撑体 + 模范物 + 环绕体 + 情绪变项四要素构成特定的天井教化机制的基本空间配置，并通过精心综合这些空间条件与物候条件，以无言说的状态生产意义，于不经意中教化人的思想，由此成就一种精神之悦，从而潜移默化地实现教化。

(7) 场景生产——建立具备“场”结构的时空控制系统，以不同属性的情景照应不同状态的环境界面，以底面系统整合各向应景关系，共同生产“场”的意志。

(8) “井”空间——“井”是洞穴、陷井、矿井、水井、天井等空间的原型，由井口与腔体构成，强封闭性、回声、闷响、光的渐行渐暗、坐井观天系其特征；由于“井”系地理与生存的重点，逐步发展为从局部向外延生长的疏松的网状结构，井井有条，系其形象的系统结构投射。

> “可能性” + “技术观”

“可能性” + “技术观”的工作框架具有三个层面的内涵：

第一，观念层面——存在的可能性与技术的“半自为”性。对人的存在的可能性的关注正是试图从观念层面纠正技术至上所导致的本末倒置的现实，遏制技术的自为力量；

第二，领域层面——现实与超现实的工作平台，在现实里发现非现实的人和物，保护其中闪烁着人性光芒的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

第三，方法层面——发现→预设→实验→实现的工作流程。发现的目的是在多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与判断，预设的作用是将可能性体系化以建立思维模型，实验的过程是探讨模型的现实可行性，实现则是以技术为支撑的成熟运用。

在贯彻“可能性” + “技术观”工作框架的三个基本内涵的基础上，西线工作室开始寻找在可持续发展预设图景的指导下，处理不同可能性的现实，使之更多地为人类“生活世界”服务的工作方式。

> 再生

传统中国西部乡土建造体系可谓是一套完整的山野诗学建构系统，以人伦（社会结构）、野性（非正统）、诗学（触景生情）及山水关系为核心，以层级嵌套结构为空间生长骨架，注重身体性，成熟而性情地处理人与自然的的关系。西线“上山下乡”系列正是试图通过对此类乡土空间本质结构的再发展，将之与通用技术体系链接，在当代性的背景下再生这一生存版本。AT

NO.3

2004~2013

点点滴滴 >>>

西线工作室成立于2004年，
是中国建筑界典型体制下的非典型性实践团体，
置身西部，扎根乡土。
西线九年，
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行，
逐步形成自身特有的建筑设计语言，
但绝不形成定式，
而在其成熟的过程中，
保持着对人文、历史、乡土、情感的敏感度。



NO.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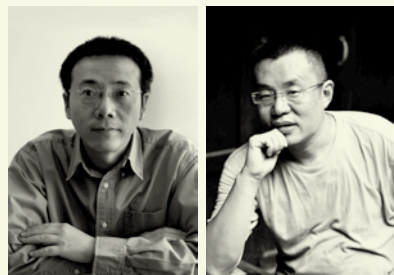
DIALOGUE

一组对话 >>>

对话1： 王方戟教授对话西线工作室

王方戟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及原理。《时代建筑》杂志兼职编辑，《世界建筑》杂志编委，《建筑师》杂志特邀学术主持，西班牙格拉那达建筑学院（School of Architecture in Granada）博士研究生答辩委员。



王方戟

魏浩波

王方戟：在对西线工作室近期的设计作品进行了解后，我们之间展开了一些对话。这些对话围绕着在西部从事设计的建筑师的思想及生活状态展开，记录了西线工作室对设计的诸多思考。

王方戟：那次我路过贵阳拜访西线工作室的时候发现，西线的建筑师们对当代建筑的动向都非常关注。后来知道魏浩波带大家出国考察了几次建筑。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大家在现场看见那些杂志上刊登的建筑后的主要感受是什么？

西线：西线这几年已经逐渐形成了每年1~2次有明确目标的专业考察，考察前3个月开始进行大量的筛选、分析、安排行程与集体学习准备，提出问题与不解之处；实地考察就地解决疑难；考察后定期完成专题考察报告，并与分配奖励机制挂钩，这种方式更趋向为一种学习任务，对提高团队的专业素质有相当作用。至于我（魏）始终认为建筑的现场感很重要，在书本上读红蓝尺模度时，常被学者们因柯布自相矛盾的模式使用而陷入喋喋不休的争论弄得云里雾里，但当突然身处柯布晚年设计的那座地处法国马丁岬罗克布鲁诺的海滨度假屋内时，却顿悟：红蓝尺模度竟然是如此精确的空间生成控制系统啊！通过数据系统将人、物、光与环境精密地联系与控制起来，这座极小化居住原型的精确控制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我；背熟了朗香教堂与费米尼教堂的平立剖，但当身临其境之际却全然忘却，那蓄意处理的光、特定容器与材料共同作用下的光的幻象意境机制更强烈地吸引着我。这类经过长期阅读积累理解与思考的建筑，在现场亲身体验时，所感兴趣的点往往与读书时认为的关键点大相径庭。我想，这或许是因形而上的抽象灌输方式与作为物质的建筑存在方式存在本能的差异而导致的吧。

杂志上刊登的建筑比系统专著中的建筑更着力于视觉形象，且更摘要，而书面阅读较容易把握基本的空间组织秩序、设计生成的关键点、形体特征等，但为何采取如此的设计组织手段，材料配置系统又是基于怎样的现实等则需要更多复杂的旁征博引，然而一旦进入到现实环境中，很多疑问常能轻松化解，关注的焦点也时有变化，譬如在纸上读穆尔西亚市政厅时，曾纳闷这样的存在方式，而当身心停在那巴洛克广场的巨大放射线焦点时，现场则清晰地解答了拉斐尔·莫里欧通过多层次历史关系投射的方式实现今古默契的疑虑；老城区山麓脚下封闭小广场一角，隐没在古屋阴影中的阿里坎特当代艺术博物馆，敦实而干净，但在纸上则呈现为酷而异质的体量……当时我想，这样的融洽可能与自柏拉图、阿基米德时代就出现的基本几何体与数据比例系统相关吧。

王方戟：这些旅行带来的思考对西线后来的实践有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

西线：这些考察对西线大有帮助：自2007年起，从贵州赤水竹海提炼并持续发展的“重复同构密集组织机制”，要从自然的原型转化为有效的成规模的空间控制系统还需要深入的再思考，然而可资参考的文献与资料不多。2012年1月我在马德里意外地碰见了在建的西班牙皇家藏品馆工地，欣喜若狂。本计划来年拜访曼西尼亚与图尼翁事务所，遗憾的是曼西尼亚故去了，一位素未谋面的知音走了……。去年末，我专程考察了莱昂音乐厅、莱昂当代艺术博物馆等建筑，其在重复与差异方面的研究别具一格，的确老道。



远行是一种难得的阅历，让我们清楚什么当是我们该坚持的，什么当是我们该学习的，什么当是我们该反思的。

王方戟：最近有欧洲建筑师到中国来与西线建筑师们交流并一起工作。在与他们共同工作的过程中，你们觉得主要的差别及相似点是什么？

西线：欧洲同行与西线都比较注重建立有效的研究平台，都比较关注核心概念的建立，强调方法体系的导入；欧洲同行在精细分析与控制上很具章法，已进入到精准设计状态，西线则强调迅速把握关键点的能力，分析环节/设计环节/施工环节都强调解决重点，这与现阶段的中国西部现实相关；欧洲同行高度关注专业发展的精深度，有一套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深化模式，国内则更倾向专业与政治经济学协调发展；欧洲同行在对待传统立场上，恪守现代主义立场，在特殊的时间段、特殊的地点、特殊的文化圈，以特定的方法体系，精准地发展着蕴涵特定意义的背景，在他们眼中，遗产是无数现在时的叠加，而国内在此方面尚不成熟，西线正努力通过“上山下乡”系列立足人伦乡土，寻找一个有差异的处理传统的新的可能性；欧洲同行表面上奇思怪想纷呈，但其根本却是生活观念、专业智慧与技术见解力的投射，而国内则倾向于更教条性地贯彻规范，却对规范背后的生成原理不求甚解，更何谈奇思怪想了；欧洲同行很多是完美的图面建筑者，国内同行往往是孜孜不倦的实践者；欧洲同行受益于现代主义体系健全的营养，训练有素，而中国同行只能实践出真知；欧洲同行是慢工出细活，国内则是快刀斩乱麻；欧洲同行是快乐地工作与生活，国内则是水深火热般地加班熬夜……其实欧洲同行最令我艳羡的是其良好的专业成长环境，多少个世纪的伟大建筑与闪光的专业智慧都与你的生命如影随形！

王方戟：作为一个在特定地区进行实践的建筑师团体，尤其当你们对国外建筑实践有了比较真切的认识以后，怎么看待今天中国的建筑实践现状？是否还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

西线：今天的西部正处于急速发展阶段，可专业现实却十分严峻：一个拥有庞大乡土群的西部，其未来将何去何从？通过对欧洲同行的专业观察与互动，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在处理传统问题上的那种差异性与相似性、过去时与当代时交互的工作立场，同时其对于不同体系间的思辨也很耐人寻味；当下大量性的西部实践，脆弱的乡土群何以应对，难道还是传统符号盛装的假面舞会与以传统为诱饵的商业秀？当地的人伦骨架也从此湮灭，置换为城市结构的投射？当代性下的乡土如何生长？等等，这些都是必须直面的现实；一个时代当有一个时代的专业方向，一个地区当有一个地区的专业思考，一个业界当有一个业界的专业语境，一个团队当有一个团队的专业追求，而当这些都整体缺失的话，一个地带的建造将是何等的尴尬，丧失差异性必然在所难免；而一个不会直面当地现实，一个不致力于建立解决当地现实的研究与工作平台的业界又是何其可怜！专业与当地现实的脱节很危险，解决这一危险性也成为我们的突破口。

王方戟：从西线工作室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项目是依靠比较基本的土建施工来获得建筑造型及细节的，很少有外挂幕墙之类可以对建筑进行二次修整的机会。最多也就是刷刷涂料、贴贴面砖。我挺想知道，你们如果在现场发现这类项目土建部分施工做错，比如混凝土浇筑的话，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调整措施？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西线：起初我们对乡土工作的经验较少，施工现场出错后就很被动，惯常的做法是：针对出错点，分析其所隶属的材料系统与结构系统，酌情取舍，或再介入一套新的系统来调整。新农村建设项目花溪摆陇苗寨民俗综合体在施工时，围合椭圆形院的弧形墙体原为混凝土现浇，但当地农民施工组称弧形现浇太费工时，自作主张，局部改为砖填充，结果导致：椭圆形腔体单一的混凝土材料系统被迫转换为作为受力支撑的混凝土材料与作为填充的水泥砖材料两种材料关系，若坚持原既定的结构理性原则，则腔体的整体性将被破坏；与此同时，村里自制的水泥砖砌筑的某些功能空间由于水泥砖质量不合格，雨天墙体大量渗水，外墙露明的作法不再可行，于是将这两个问题统一思考，决定将材料系统原定的结构理性原则调整为整体性原则，从当地盛产的石材中仔细筛选出价格低廉、在不同天气有不同质感的层积岩青石板，切割成 60mm×240mm×6mm 的薄片，





对建筑整体敷面，形成单一的、对气候变化敏感的敷面系统，当然敷面的规格确定也是基于对大多数基层材料为砖的事实，至于椭圆形院当然也由此顺理成章地整体敷面，只在其圈梁顶部刻意局部露明混凝土材料。通过这次教训，在以后的实践中我们将被动的将错就错调整为主动预防。

黄陂洞烈士纪念场几段混凝土墙体的施工控制就蓄意组织了预防措施，由于该项目地处偏僻的山野乡村，投资仅三四十万元，施工队伍技术力量也相对较弱，尚未有处理清水混凝土的经验。该处使用自拌混凝土材料基于几点考虑：1）地交通运输极为困难；2）该地高温高湿，腐蚀性强，石材也易变色生霉；3）自拌混凝土易就地取材，并易与山体环境默契；4）混凝土材料无需维护，天长日久，生成所期望的沧桑感。自拌混凝土墙体的施工控制防线为：1）图纸上与现场交底详细交待模板的规格、浇注方式与脱模剂的使用，并与施工队共同确定施工方案；2）对墙段四角严格控制浇筑的垂直度与水平度；3）刻意组织一群有序布点的红色五星群阴刻于混凝土墙体上。

这三道防线共同形成一套有效的预防体系：防线一，在于向施工队灌输严格的施工意识与有效的施工技术；防线二，通过控制四角进而确保墙段的整体性，防线三，用鲜红的五角星群有效地将有可能大面积爆模的坍塌现象转化为与五角星群共同配置的有意味、有质感的墙体，最终的结果是如预想的大面积爆模，如预想的被有效控制。而在赤水烈士陵园纪念馆因为考虑墙体为涂料，大面积涂料处理不好则易开裂更难保平整度，在设计时就预先将外墙调整为密条方式，当然这种方式必然是被纳入到整个空间系统考虑的了。

王方戟：难怪黄陂洞烈士纪念场项目看上去清水混凝土的表现力很强，而且完全没有粗糙的感觉，这应该就是您所说的“主动预防”策略带来的结果。我理解这种“主动预防”策略不仅是一种经验，更是一种提炼。通过对现实问题的提炼将现实中的困难进行化解，并将它们转化为对设计有积极作用的因素，是一种从地域出发的设计思考带来的成果。另外一个问题是，西线工作室仅仅靠作品中的这些建筑在经济上是很难维持的吧，那西线工作室是如何做到既要全力做好作品，又能保证经济收入呢？

西线：西线主要由职业建筑师与职业工程师构成，设计工作是其最主要的生存保障，符合时代的生活质量是必然的要求，离开生存谈理想那只能称做理想化，理想化是要栽跟头的，理想当是在脚踏实地的生存中逐步成长的。早期的西线是艰苦的，当初很多人认为在现实的贵州造有质量的房子很可笑，何必较真，称我为疯子，的确由于经济的原因很多同事半途走了，我也一度很困惑，但必须直面现实：生存与理想得同步成长；西线的骨干体系逐步转化为技术体系与经营体系的同步前进，到今天已建立了有效的技术运营体系，已具备复杂商业项目与大中型综合性项目相当的设计能力。

这些年大中型项目的中标率也比较高，这些项目的实践在保证设计队伍生活质量的同时，也恶补了成熟设计体系的技术与规范常识，也有利于反省成熟体系的优势与问题；西线的“上山下乡”系列正是在如此环境中被保护与成长的，西线乡土项目的技术起步也正是在如此成熟的技术平台的扶持下逐渐自成体系的，但“上山下乡”系列更引导着团队的技术追求，更强化着职业建筑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通过长期的基层实践，我觉得建筑师的良心很重要，这很可能影响一个地区的存在状态，尤其在资金极有限的情况下，建造更需要真诚。

王方戟：看来，虽然建筑师对建筑的追求是一致的，但不同建筑师还是必须通过与自身契合的方式来接近这种追求！继续同样的话题，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建筑师相比，你们觉得在西部内地实践的建筑师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困难？

西线：西线工作生活在颇具特点与质感的中国西南地区，复杂的地理空间、尚存的传统聚落与时尚的当代生活交织在一起。这对于建筑师而言，生逢此时、身在此地是一种幸运，很多可能的存在状态有机会得以预设与完成，大量基层的中小型公建更为我们提供了多种探讨的可能与身体力行的实践；但是西部的基层建设工作确实是艰苦的，有近30%的时间同各种观念周旋与斗争，30%的时间在路上颠簸，即使是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的施工单位其技术水平与责任心也令人担忧，极有限的建造技术的选择、苛刻的工程造价控制、优秀建筑人才的极度匮乏、新思想的被孤立、专业媒体辐射力偏弱、甲方的偏见与同行的不理解等等，这些都得一步步

克服。总之，在西部要做点好东西，多少得有点勇敢的心与坚强的心。不过，这种滞后的状态又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思考与回味……

王方戟：听说西线工作室的建筑师们也会参加一些教学活动，现在你们还参加吗？这些活动对你们的实践有什么帮助？

西线：花溪摆陇苗寨民俗综合体项目的前期调查就是我们带着贵州大学建筑系两组学生做的毕业设计，通过与学生探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整理出针对摆陇苗寨的基于身体感知的“听唱触看”的调查手段和相应的调查流程与分析流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前些年，我参加教学时间较多，尝试导入与传统教学相异的教学方式，着力通过基本案例的共同研究，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逐步建立系统而条理的设计轮廓，所以对大量理论的学习整理也在同步进行。因为教学的缘故，我们也观察到很多优秀高校教师的理论文章与教学手段，比如对您的文章与教学方式我很注意。这些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再学习、再思考的过程，受益颇多。近年，太忙，怀念教学的日子。

王方戟：说起教学，我也很想知道西线建筑工作室的主要建筑师自己受教育经历、专业成长经历、最重要的启蒙导师等方面的信息，想通过这种成长轨迹想象一下很多西部建筑师的专业发展过程。

西线：西线主要成员均为同龄人，均出生在当地传统知识分子家庭或艺术家庭，受父辈影响而敏感于自然与人文，有独立思考习惯；在重庆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学校完成本科教育或研究生教育，毕业后都有在沿海发达城市工作的经历，回贵州后在大院工作，均主持过重大复杂项目，而后因共同的专业倾向，组建西线工作室。我在学生时期曾师从汤桦先生，深受先生当年执着探索现代建筑的状态与方式的影响。

王方戟：接下来是一个比较技术性的问题。每次拿到一个项目时，西线建筑工作室是否有一个比较特定的工作方法进行设计？

西线：我们在工作方式上比较重视三个环节：1）清理与发现项目所在地及其周边环境或项目要求的功能系统后的基本空间规律或基本运营规律，使其成为工作的起点；2）发展此基本控制规律，并将之转化为建筑空间的生成控制性机制；3）将材料系统与施工重要控制环节并置考虑，以保证基本建成质量。以竹海国家森林公园入口景观建筑为例，项目所在地为竹海之内，竹海的空间状态必然成为分析对象，由此发现两条重要的空间规律，首先竹海本质上是一种极端重复同构的密集组织空间，其对光与物候变化极其敏感。由此，密集组织空间被发展成为入口景观建筑的基本空间原型，达成与环境重复同构的方式，将建筑藏入环境之中；其次，刻意组织光源与雾等物候条件，点醒密集空间的活性，使之从与竹海的自相似状态中脱颖而出，建筑因此具备“藏”与“醒”两种对立状态；再次，选择以腔型混凝土为支撑体系，以“吊”的手段完成竹材的密集空间组装，以“蒸”的方式提升竹材的耐候性等。

王方戟：西线各种项目的业主主要是什类型？在与业主的接触过程中，一般是如何介绍你们的专业理念呢？

西线：各种业主都有，政府部门、房地产开发商、企业自建、村镇、个人委托等；一般是从他们的关注点介入，逐渐展开到建立符合他们关注点的合理模式，当然这种模式渗透着我们的坚持。事实上，能贯彻多少预设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好在现在能理解建筑师意图的甲方、有见识的甲方正在逐渐增多，这也是建筑师不断努力的结果。总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王方戟：最后问一个带有憧憬性的问题。假如在广州或上海这样的东部地区做一个小型建筑项目的话，你们会采取一些不同的设计方式吗？

西线：在沿海我们都曾有过实践经历，一套行之有序的设计体系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能应对变化的现实，西线的设计体系具有这样的特点。▲



对话2： 魏皓严对话魏浩波

魏皓严

重庆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教授，博士，重庆大学城市形态与空间研究学科带头人，《西部人居环境学刊》编辑部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城市设计、城市形态。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4项，获得国际竞赛奖7项、部省级优秀设计奖5项。参编教材2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魏皓严

魏浩波



魏皓严：我们的名字属于一个系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我俩是兄弟。你是哥哥我是弟弟，从小就这样，老了也变不了；你做建筑我搞城市设计，相近又相远，平时各忙各的，只是节假日或因为父母才相聚。这次好，因为专业而访谈。说实话，你的作品中比较吸引我的是一种似乎按捺不住的狂野气息，在我看来，建筑师的精神气质与建筑之间有着奇妙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非常必要的。对此你怎么看？

魏浩波：可能是思维习惯、性格与直面的现实影响着我解决问题的方式与着力点吧，这三者的相互制衡决定着建筑最终的呈现状态。在贵州，必须直面大量日常的基层实践，低造价、有限的设计与施工水准、紧张的建造周期等等都逼迫着我，建立某种单纯的、单元复加的、易控制的工作模型，通过重复同构的方式以整体性有意识地回避精微性，通过对各单元群施加不同力度的控制手段，击打出多层次、有力量的空间感。如同在一群鼓上，以变化的力量打击不同的鼓，有力量就会有狂野吧。

魏皓严：我注意到从你早期的“梦溪笔谈”项目到最近几年建成或在建的作品（如丙安红一军团纪念馆和丹霞世界自然遗产地系列等），在设计手法和形态处理上有个可喜的变化，即开始“自成一套”，逐渐去除一些别人的影子。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建筑设计总是在向别人（前辈大师或者平庸商业机构）的学习中起步，而后又逐渐建立自我——当然这后一步只有较少的人才能做到。我一向坚持应该从作品的角度看待建筑师的工作，在强调政治经济学关系的当代背景下，该观点确有专业主义与自我膨胀之嫌，但也是一种专业人士敢于直面现实和勇于担当的态度。如果建筑师将自己设计的建筑一味地归结于受制于社会政治与经济力量，岂非又有自我免责之嫌？能说说你这“自成一套”的几个关键点吗？

魏浩波：早期的“梦溪笔谈”项目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学以致用，恨不得将所学的十八般武艺与自以为是的研究心得都用上，但现实的具体建造与各种限制条件必然会考量你的所学与所想，逼迫你过滤与反思，是某种意义上的实践出真知。正是深度的建造推动了不停地再思考，“梦溪笔谈”当初那些如野火般跳跃的思维火花其实为后续工作留下很多持续的研究专题，如“分岔的路径体系”与“公共空间的二次划分”。但由于那时系统性的工作平台尚在摸索中，很多问题还看不透彻，缺少有的放矢的贯彻。

两年后的贵阳花溪摆陇苗寨民俗综合体项目，设计条理就清晰了不少，设立了深度调查→村落本质结构的发现→空间控制机制分析与发展的基本工作程序，由此发现村落生成的“层级嵌套结构”与“基于身体”的建造，并将之投入到实际的建造中。随后的“上山下乡”系列项目均坚持贯彻并发展了这样的基本工作方法，西线最核心的“密集组织机制”与“氛围制造”就是其间的重要成果；据此逐步建立了以贵州民居经典剖面（折叠屋顶与起伏底面）为原型，在其间插入以“密集组织机制”为空间组织系统的基本工作模型用以指导实践。这一基本工作模型的关键点可从两个层面看：第一，工作方法层面有三个关键的控制环节，即乡土本质结构的发现，空间控制机制的建立，与将形态与空间关系分解为控制施工的、以技术规范为依据的标准性控制；第二，建造模型层面：1）以具有自相似重复同构特征的密集组织机制匹配层级嵌套结构，形成有层次或级差空间的控制骨架；2）折叠的屋面同自然光的调控方式相结合，制造光的幻象意境；3）天井系统以潜移默化机制为原理实施教化功能；4）基于身体的建造方式。

魏皓严：说到天井，我想起今年3月中下旬游历杭州西湖一带，烟波浩渺，薄雾霏雨与春寒料峭中嫩绿纤弱、姹紫嫣红的美，十分迷人，不由得让人艳羡江南的初春，正是这样的美与古老江南的院落相得益彰。那么对于



长期在贵州工作的你而言，天井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性上的情结与设计上的原型呢？

魏浩波：小时候就读于贵阳城南的甲秀小学，校址系南城八景之一的翠微园，有数百年历史，是一组系列院落组织的楼阁建筑群，其伴着“风声雨声读书声”的状态深刻地影响了我。其实能令人有伴风就雨读书快感的是早已失却的旧学传统，其后潜伏着培育旧时代理想人格取向的天井空间的教化原理——潜移默化的教化机制：以触境生情的天井场景预设，模范物与环绕天井的立面形象的精密配合，一个有等级的、向心的、高尚纯粹的意义空间生成了，本是普通的物质，一旦被置于那露天的中心位置，在阳光与风雨薄雾的作用下，配合着围合立面浅空间形象的故事言说，这普通的物竟自升华为被瞻仰的模范。譬如若主体位置上置一石与腊梅，立面浅空间自然就匹配了头悬梁、锥刺骨与凿壁偷光的木雕故事，于是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教义便在潜移默化中传达给大众。可见，天井教化机制、教化方式的本质系不露痕迹地精心综合各种空间条件与物候因素，以无言说的状态生产意义，于不经意中教化人的思想。由此，从教化意义传导的层面，可以将传统天井视作教化空间设计的一种基本原型来思考。

魏皓严：我想问的是，你为何说的是天井而非院落？如果将你上述的“天井”替换为“院落”一词的话，似乎也成立。

魏浩波：有点意思，我理解天井与院落的关系是子集与母集的关系。院落包括开敞、半开敞与封闭等多种空间围合状态，天井属于封闭性，而且是高度的封闭性，这也正是因为其四周的强封闭性，对天面的唯一开敞形成某种极端的原型状态，由此才有可能对阳光、雨、雾等物候条件高度敏感，对空间产生情绪控制的作用。

魏皓严：所以天井强调对着天的方向性与类似于井的形态 / 尺度，其实在现代之前，这与地理、气候以及地形地貌的关系也是非常紧密的。天井（或者说更母集的院子）在当代的失落既和空间再生产对利润的追逐有关，也与人工照明的普及有关。那么当代建筑师对天井的追求也就不再是出于使用功能的“根本需要”，而是某种“偏执”了。我个人认为建筑师是必须有所“偏执”的，温和的说法是应该对某些“无用”的空间有着近乎固执的向往。从一定程度上讲，正是建筑中无用的部分使得建筑不再成为其他力量（如意识形态、商业利益与经验性的使用要求等）的附庸。我想问问你对天井的情有独钟也是源自于此吗？

魏浩波：我对天井的使用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惯性，天井已经沉淀为一种身体与情绪的依赖体，天井，上接天，下接地，是通灵，而通灵则精华，让人开窍。

魏皓严：既然天井对于你是惯性的，那么坡屋顶呢？我去过丙安，蛮喜欢那个与周围的老式坡屋顶貌合神离的、“V”起来的坡屋顶。这个也是通灵？

魏浩波：坡屋顶，尤其是层层叠叠的坡屋顶，一片铺开去，很有力量感，那力量可能是源自山川，因传承落起，挤压、释放出性格型的空间。因其灵活应对环境与空间变化的折叠机制，特殊的极富韵律感的势与其传统渊源的三种特质成为被筛选的对象，当是理智的结果。至于丙安红一军团展陈馆屋顶的处理，首先是就势融入大片屋面群中藏起来；其次，以背离常规的、附带控光功能的“V”形顶暗示其表里不一的性格，是自我揭露，以你的说法是揭露其“潜伏者”的身份。

魏皓严：对，我是这么说的，掩藏不住的潜伏者，更确切地说是故意暴露的潜伏者。其实在我看来，不考虑文化传统而单从形态上讲的话，坡屋顶有三重意义：关乎建筑室内的顶层空间，关乎建筑形态与城镇或者自然背景的关系，关乎建筑与地理气候的关系。尤其在山地城镇，坡屋顶似乎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过，作为当代建筑师，用当代通用建造模式生成的坡屋顶与基于古老工艺生成的坡屋顶应该是大相径庭的，你能说说自己的看法吗？

魏浩波：传统木构建筑已然成熟到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系列型材装配组合的柔性建构系统，其坡屋面的形式与举折深受作为支撑骨架的架构体系同屋面相触构件的水平间距与垂直间距的制约，当然瓦屋面的重量反过来又加强着架构体系的整体性与稳定性，这是一个互相作用与依赖的体系；架构体系与屋架浑然一体，成为线状构件组合而成的用于围合空间的构架，整体上呈现为网状编织性肌理；同时受惠于木材料良好的张力、弹





性与沉弯度，使得小青瓦这种硬质材料得以无需胶连直接兜架在构架上，这种刚柔相济的方式甚至在斜率很陡之处也安然无恙。于是小青瓦无限交叠，起伏扩张，成为一张有挠度与反弹力的屋面编织系统，这种活性的柔屋面编织系统是通用建造模式难以企及的。后者的屋面是刚性的，由于技术原理不同，其屋面与结构的关系相对分离，屋面解放为有较大自由度与相对独立性的可变形面，这种结构体系丧失了传统屋面那种刚柔相济的很建构的编织肌理，不得不说是某种很大的遗憾！

不过，通用建造模式条件下的混凝土屋面所具有的自由地应物应景与拓扑变形特点，使用好了也有很多吻合乡土状态的处理方法，譬如佛光岩游客接待中心屋面就被处理为有意思的落水系统，这当是传统屋面无法做到的。总之，传统屋面是编织系统，通用建造模式下的屋面则是浇筑系统，两者有根本性的不同，所以还是物尽其用的好。你是在提醒我当对技术条件变化有高度敏感与反应吧。

魏皓严：能谈谈在建筑建造的过程中，你重点关注哪些细节而相对地放松哪些细节吗？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魏浩波：主要还是因循重点控制的原则，首先是集中精力设计形成空间控制系统的关键性节点；其次是屋面与地面；再次是重点位置点，体与体间关系交接处，重要材料的处理等。我希望把组成骨架关系的节点先控制好，因为这些骨架节点不仅决定着建筑最基本的品质，也影响着整个建筑细部的发展方向。那些更微小或更个人化的地方会做得相对轻松些，只要不悖主方向且有度就好，毕竟西部的基本施工水准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须有的放矢。**AT**

对话3： BAUMS工作室(西班牙)对话西线工作室



米格•蒂尔•费尔南德斯



哈维•多明戈斯



玛塔•巴雷拉•阿特米尔



魏浩波

Baums_lab

西班牙一家关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研究型事务所，主要研究方向是可持续公共空间和城镇设计。其在公共建筑、景观、复建、住宅以及“绿色建筑”等领域的成就获得欧洲多个奖项，曾获科尔多瓦 Felix Hernández 大奖最佳建筑奖，2011 年地中海景观设计大赛特别提名奖等；其实践项目涉及欧洲、南美洲与亚洲。

米格•蒂尔•费尔南德斯

主持建筑师，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可持续城市设计和建筑学专业硕士学位。伦敦中央圣马丁大学、斯科普里马其顿大学、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与格兰纳达大学客座教授。

哈维•多明戈斯

主持建筑师，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可持续城市设计专业硕士学位。斯科普里马其顿大学、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客座教授。

玛塔•巴雷拉•阿特米尔

主持建筑师，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建筑和历史遗产专业硕士学位。

West Line: looking forward to rural

We are walking across the Bamboo sea in Chisui, up North in Guizhou province. It is May 2012. It took us seven hours to get there from Guiyang, snaking our way along the old road, which is (at that time) about to be exchanged for a brand new highway. We step on a pathway designed by West Line and we have the feeling of wandering a virginal environment, as if there was no human intervention at all, as if the project was part of the nature. That is the power of their architecture, an architecture that aims for rooting in the place, the history and, above all, the people and the local culture. An architecture made of local materials, using renewed ancient techniques, but not for that a bit less contemporary.

For a second I remember the interesting night-walk around Seville, our motherland in Spain, long ago, the first time West Line and Baum met. That day we all discussed about buildings and architecture untill very late. That day our friendship began and we established the strong links between our offices that still last.

In a hyper-accelerated China, looking back to rural is a manifesto itself. Pardon me, I just said "looking back", but what they actually do is "looking forward to rural", maybe the only wa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st Line has the rare ability of the "transversal thinking" and that means that they develop long-term concepts through many diverse projects, recovering the "calm reflection" architecture needs, overcoming endemic Chinese uncertainty, construction problems or crazy deadlines to erect a coherent architectural speech, contemporarily nested on tradition.

This interview gave us the chance of talking deeper into their most interesting projects.

June 2013, Marta Barrera, Javier Caro, Miguel Gentil.

西线——“寻找乡土”

我们步行穿越位于贵州北部的赤水竹海，是在2012年的5月间。我们花了7个小时从贵阳到竹海，车沿着盘山公路蛇形前进，那时这条路尚未被改造成高速公路。在竹海，踏着西线工作室设计的蜿蜒小径，感觉如漫游在纯净的自然里一般，仿佛完全没有被人染指似的，这个项目就如同是自然的一部分，这就是西线建筑的力量：植根于地点、历史，尤其是当地人以及当地文化圈。就地取材，采用再生性古老技术，但却丝毫不减其当代性。

片刻间，我忆起了很久前那次围着塞维利亚的“秉烛夜谈”，那是西线和鲍姆斯的初次见面。那夜我们酣畅淋漓地讨论建筑直至深夜。也正是在那夜，我们的友谊开始生根发芽，并在两个工作室之间建立了至今仍在继续的强有力的联系。

在飞速发展的中国，回顾“乡土”本身就是一种宣誓呐喊，不好意思，我使用的是“回顾”这个词，但是他们真正做的是“寻找乡土”，这可能是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了。

西线拥有罕见的“横向思维”，这意味着他们有能力通过众多不同方向的项目来发展长远而恒定的概念，恢复建筑需要的“冷静的思考”，克服中国地方性建设的反复无常、建造的基本质量问题或是“疯狂”的投标时限，去建立一个和谐的建筑立场，筑巢在传统上的“当代性”。

这次对话给了我们一个对这些独具意义的项目进行深入交流的机会。

2013年6月，玛塔·巴雷拉，哈维·卡罗，米格·亨迪

Baums Lab: 你们的建筑就如在其所建造的地方深深地扎根一般，旨在与周围环境和当地传统产生多元的联系，但却总是立足于现代视野。它试图以特定的方式在既存的环境里消失、融合，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样的建筑方式在如今建筑秀盛行的当下却是一种呐喊，一种回归基本建造的呐喊。这样的方式对于你深化作品而言，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还是自然而然的发展呢？



西线：西线的工作方式很强调对具体地点的空间组织结构、人脉与特殊氛围的观察、分析与理解，试图寻找与地点性达成某种默契的机会点，由此将新建建筑潜入到基地原有的机制中，实现如水溶入水般的默契。

但这种潜入却在尊重默契的同时，赋予了强烈的异质倾向，从根本上是在当代性的学术视野框架下，试图以新建的呈现状态点明并发展该地点的空间生产的控制机制，关注时间性所导致的建造关键环节的变迁与存在地点的基本空间原型的剖析与生长性再现。总之，我们希望准确地抓住当地建造传统中最基本的控制原理，并进行适时与符合当代通用建造技术特点的再发展，我们将称之为“乡土机制的通用化建造”。至于这样的方式是自然成长的必然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我更倾向于理解为相辅相成。长期在以特定的自然姿态、高密度分布的传统聚落与丰富的当代性这一构成当代贵州特定存在状态的三角关系中的各方在贵州不同地理段、不同权重的现实条件的周旋中成长的西线人，自然练就了迅速反应地点本质性特质的身体敏感性，而正是这一敏感性引导着工作方向的发展，而发展的理性思索过程无疑更推动了敏感性的深入。

Baums Lab：和乡土技术的关系是西线建筑的一个特征，而这个特征也正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你我的共同朋友——塞维利亚大学（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戈麦斯教授，在周游拉美裔国家时总是解释说建筑师应该以当代的视野重新审视当地建造传统并从中学习。用新视野重视类型学、建造方法以及当地人们使用建筑的方式可能对于发展来说是一个好的起点。你们最近的一些项目应该已经在这个方式的引导下自成建造体系了。我们非常喜欢你在流水接待站（贵州赤水佛光岩游客接待站）上所应用的低技术解决思路，以简单而清晰的细节和创新而实用的方式引导当地工人在建造中运用当地的材料建造，与此同时也引发了当代世界应该如何看待传统的思考。那么你如何处理“入乡随俗”？对于低技术，你认为它是某种自我表现还是更贴近、适合这个地方的技术？或是一种既不失去此设计理念，又能克服乡土地区低标准建筑的方式？

西线：确切地说，西线的乡土技术方式是一种基于理清乡土社会基本社会架构与建造规律基础上的有的放矢的通用技术；是将通用的技术方式浸泡在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与熟通的“人”与“物”关系中，使通用技术为鲜活的“生活世界”与多元的存在服务，生产出多样而丰富的处理不同乡土现实的技术体系与技术思路。

米兰·昆德拉曾指出缺乏经验是人类最常面临的一种生存状态，我们刚从城市来到农村或是刚从农村步入城市，两者所需要的经验是不同的。而建筑师要掌握的就是从一方进入另一方的经验调整，否则就要出问题，比如盲目地将通用技术不加控制地带入以人伦为基本结构的乡土社会中，这将会是一种很危险的状态。

在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理解乡土社会就有可能掌握将人伦的意识形态转化成空间控制机制的研究方法，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的理论就引发了我们开始对相关乡土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的关注，其中涉及到了列维·施特劳斯著名的血缘和地缘学说，以及梅罗·庞蒂关于身体知觉体系的现象学成果。我认为这些成就是西线开辟乡土研究的基本理论平台，并将之贯彻到具体的实践中，由此发现对于传统村落，以前我们更看重的是它的形式结构、材料系统与符号体系；而现在在方法论的指导下，我们找出了藏在现象背后的两种秩序：一种是“体”的逻辑生成秩序。也就是说，每一个家庭的房子都是一个很完善的单元，这些单元叠加后就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单元组，这个单元组自身也很完善，这些大单元组继续扩展形成了更大的单元群。这个单元群依然重复着原始单元的基本构架，形成一种空间上呈等级递增的控制关系，简言之是“体”→“体”组→“体”群的自相似扩展逻辑的生成过程，是层级嵌套结构，村落因此确保了其整体生长的稳定性；还有一种隐藏的秩序，是身体的感知秩序，譬如在贵州的小巷里，你经常会觉得路边的石头对你有一种压迫感，迫使你必须靠着冰冷的墙行走，有的时候墙里蹿出的歪脖子树会逼迫你弓身弯腰低眉，此时你身体的知觉被悄然地激活，总之传统的村落潜伏着一系列控制“身体”的技巧……

这两个双向结构的发现意味着我们逐渐抓住了乡土空间生产的基本脉络，同时我们的工作也就由此展开了，并且总结出三个基本规律，分别是层级嵌套结构、基于身体的建造以及分叉的路径体系，将这三个规律导入到我们的建筑设计中，就有可能抓住乡土空间生产的某些关键环节。在这个时候形式反而不重要了，因为形式是用来服务这个有意思的空间体系的，也就是说即便是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也都有可能达到同样的结果，关键是要提炼出当地村落本质性的空间架构，约恩·伍重的“单元叠加建筑”的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所以我

希望把 21 世纪最丰富的学术成就转换成生产力，去探讨、发现地域中最本质的规律，用方法论有效地把握事物的脉络。

Baums Lab: 我们认为赤水丙安红一军团纪念馆是西线最出色的作品之一，完全达成了传统与乡土的默契统一。在那里，我们看到的就像一个秘密的内在世界，在这历史中心的焦点以及重新修葺过的厚重历史表层下，当代性意想不到地出场。该空间营造出了一个历史定格，一种既定的敏感性，这些已经超越了该建筑本身的存在。这里面持续着“新”和“旧”的碰撞冲突，这对我们来说是某种相关连的矛盾，一种在传统与现代建筑之间的软硬交接。两个对立面的碰撞迫使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同时身处一个又是博物馆又是谷仓的空间。请详细解释一下，这个美妙的木质空间是怎么被构想出来的。

西线: 赤水丙安红一军团纪念馆地处黔北赤水河畔千年古镇丙安，选址为当时红军师团部及军团长林彪所驻扎的丙安主街上的百年老宅内，但是老宅年久失修、难以为继，只得原址新建，且外观须得基本维持原态。这种不拉开距离、不制造生分、不刻意崇高的低调老宅方式恰好从某种意义上对应了红军当年的状况，所以红一军团纪念馆的外环境塑造中没有前置牌坊，没有广场，没有中轴线，也没有渐次抬高的空间序列。纪念馆就挤在一堆老屋中，如同当年窝在民间的老宅，是限制条件生产了这样的“旧”的状态；而上下两层总建筑面积仅 286m² 的内部空间使用面积很紧张，有必要建立一种小中见大的“漏”空间——密条空间，即竖向木格栅的阵列。

密条空间有三种作用：1）通过通透的木格栅使视线通透，放大空间，小中见大；2）作为展陈图片的背景与实物展示的空间围合；3）通过线的密集关系在室内制造出一种极端的空间类型，密密匝匝的截面为 6cm×10cm，通高近 8m 的竖条木以同构堆积的方式将室内几乎完全覆盖，编织起了强烈的立体肌理，制造出遮掩封堵却遮封不住、看深望远却看望不全的特殊的围合空间，让人的视觉与听觉在开封、堵放与远近、大小的相生相克间反复纠缠。“密密匝匝”的木条阵是其空间的特色，成就了一个单一、纯粹的木的围合空间，透光的黄色亮子 / 红色亮子 / 白色亮子等外部搅动因素在纯木条空间的支撑下，放大成某类强大的力量对空间体产生影响，达成富有质感的光线交织的光环境，以光的方式书写着红色记忆，“氛围”取代“秩序”与“礼仪”成为该建筑的重心，从某种层面上讲是以当代性的教化方式取代了传统的惯性教化。

既是纪念馆又是谷仓这个说法很贴切，丙安古镇上的老屋窄面宽、大进深，中部为通顶高的空间，其上有多个亮子采光，透过亮子的光线和着空气中的尘埃，半明半暗，让人都能嗅到陈年谷子的味道了，而密条空间显然与竹海的密集组织机制相关联。

Baums Lab: 深入地谈论这个话题，我对你们第一份赤水竹海公园入口的概念草图印象非常深刻：那些有概念的竹竿片段的越来越稠密最终形成了入口接待亭的图纸。建筑真正地融入了既存环境里，即竹海的熵体。接着是路径，直接利用它本来生长的土地，蜿蜒在竹海里就如同它已经在那里存在一百万年一般。它是一个模糊了界限、没有边缘的建筑。你们是怎么处理建筑的边界的，以及在该边界上是如何与相邻环境做衔接的？

西线: 重点不是将竹看作一种物质性材料，也非关注竹的形态特征，而是将竹海，即竹的复数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空间进行观察与研究，发现其特征是集合性群空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将其视作具有原型意味的空间。你们将之称之为“熵体”，是对这一集合性空间特征凝练而准确的注解，它本质上是一种不确定性的状态变化空间体：随着密度的成长，由透明转密实；因对物候条件的敏感，又可呈现出不同的幻象等等。

由于它的空间呈密度分布状态，导致子集与母集自相似重复同构，所以建构入口的亭的这组空间体与竹海的关系最终处理为子集与母集般的环境关系，如水般相溶；只是在蓄意的彩色光照方式和如行云般穿越其间的飞桥的共同作用下，借助其由中高密度线集配置的集合空间对光照与插入物的放大与强化特点，点醒这隐藏在自相似重复同构中的入口亭时，这片组群才得以脱颖而出，卓而不群。

据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该建筑不存在常见的边界方式，或者说其边界始终处于积极的渗透性状态，形态



上呈现似是而非的不定形。至于路径的处理，中国有句古话“路是人走出来的”，竹海的路径系统就希望呈现这样的状态，在大地中自然而然地出现，它本就是环境，当然不存在边缘。



Baums Lab: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伪装”，而是一个能迅速且自然地融入环境的建筑，呈现出了永恒的状态。之前我们有一个精彩的谈话，当时你说过你希望将自然的腐蚀性作为项目的另一个要素。仿佛你们建造的人工石径有一天真的会变成自然的石头一样，竹海公园一百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呢？还会继续保持“当代性”吗？

西线：对自然的腐蚀状态的关注反映了一直纠缠着我的一个设想：时间可以被设计吗？这一想法的冒出自在建造时对天然石材的使用，某些特定的天然石材具有某种特殊的生命状态。譬如贵州赤水地区的丹霞石，其为砂岩成分，孔隙率高导致吸湿性较强，在其潮湿的背阴面，会随时间增长而大量地生长青苔，经过 5~10 年左右就会由赤红转为黑里透红；而在长期强烈阳光直射的向阳面，则殷红如血，间或还蒸腾雾气。位于中国丹霞世界遗产核心区佛光岩入口的游客接待站通体使用丹霞石，在湿润的冬春季，屋面局部生长青苔，石材表面犹如蒙上一层灰褐半透明膜，而一到明媚的夏季，向阳屋面那在冬春的蒙层竟龟裂为片状的脱壳，灿若丹霞的石材破茧而出……

在建中的中国丹霞世界遗产赤水展示中心也大面积地使用了这一材料，但在材料的应用中有了些许发展，根据不同分布地的丹霞石矿物质配比的不同所导致耐腐蚀、耐候性及色泽不同，而在建筑的不同部位选用不同的材料：有些部位如墙面的材料还刻意以防渗剂浸泡石材，希望保持丹霞石切割时的鲜红状态；而屋面则采用孔隙率高的丹霞石，最好大面积地长出青苔……

与此同时，人造材料腐蚀肌理的制造也在贵州黄陂洞烈士纪念馆项目中开始摸索，通过蓄意控制自拌混凝土的原料与调整施工重点，刻意制造高孔隙率与留痕率，雨天驻留水分，晴日里则产生无数漫布的、小的、密集的阴影群，时间的沧桑感由此显现。而在竹海，丹霞石铺面的石径，有些路段因阳光直射而鲜红灿烂，有些路段则受竹群蔽日而阴湿暗红，那路在两种对立存在状态的纠缠中渐行渐老，还是让时间回答未来吧。至于当代性，我始终坚持是当时、当地状态下的思想力投射的结果。



Baums Lab: 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时间”的概念特别有趣，与其说建筑处于永恒静止的状态，不如说它是一个体验时间的敏感存在，它甚至会随着年月的变迁而变化，也正因如此建筑被赋予了活性。我们对中国哲理与中国诗歌中的时间概念有了同感，这富有哲理和文学气质的背景是怎么影响你的建筑的呢？是浪漫主义的情怀，还是贵州原生态环境的影响？

西线：诗歌对我们这批人多少是有些影响的，对中国的古诗词与戴望舒、北岛等的现代诗都很有感觉。诗歌使我们意识到人与物是可以通灵的，中国诗词自古以来就擅长以铺陈和排比结合的句群渲染某种特定氛围的可联想情景，以类比的技巧建立人与物之间特殊的主喻体关系，最终达成以咏物言志、应物象形与随类赋彩的方式成就一种精神之悦，这种特殊的取悦机制根本上是在寻找人与物情绪的契合点。

中国诗歌中常见的莫名的乡愁就颇为典型，如戴望舒的那“悠长又寂寥的雨巷”与“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就透着南国烟雨般的乡愁，在诗人的眼里，作为物的雨巷与丁香是多么有活性，由此可以嗅出诗的本性是还乡，灵是诗者的致高境界。正因为中国诗歌的这种特殊的取悦机制，造就了诗歌中时间的物化与性情化，时间被理解为与人的感受及生命体状态一并存在的主观体验，即体验的时间观。唐代大诗人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与当代诗人北岛的“当守门人沉睡，你和风暴一起转身，拥抱中老去的是，时间的玫瑰……”都是极好的佐证，这种体验的时间观引申出我们关于“设计时间”的思考。



Baums Lab: 你提到过旨在做“渗透自然的建筑”，这确实是一个很酷的想法。透过赤水红军烈士陵园陈列馆的彩色玻璃拍摄树木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建筑看起来是如此渗透到了景观中，但是……我们能说它提出了一个特定的过滤器的概念吗？可否认为该建筑是以里面的人的视点为焦点，进而在周边环境和使用之间创造了一个新的关系？该建筑可能是对既存环境的一种反应，但它是不是也是对周围景观的一种再造方式呢？

西线：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纪念馆实际上是由两套不同属性的系统控制，一套是内向的展示功能系统，一套是外向而多孔的，并蓄意保留基地中古树、植物、物候等自然状态的天井系统。天井系统又担纲空间

的组织系统，通过刻意的布点，以留白的天井群将功能空间分裂为若干大小不同的被天井环绕的展览空间。同时，展览空间与天井间的界面被刻意处理成密集的虚实相间的线条集。这密集线条既不同于全玻璃界面的透明性，亦不同于封闭墙体的隔离性，它与明亮的天井、暗的室内空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渗透性。自然的状态由此被光线自明向暗的传递路径传递进入，虚（竖立状条玻璃）与实（竖立状墙体）相间的线条集不仅保持着展览空间的独立性，也允许风景与阳光被观察与深入。据此天井中被刻意保留的树与周边环境中的各类乔木默契配合，将建筑拆解为多方向的散点透视，化整为线，景观被全面过滤入室内，这是水平渗透的处理。

纪念馆瓦屋面有意组织了一系列的天窗群，其目的是将背部高地的树林与天井中冲天的古木渗透入室内，天窗材料主要为红色玻璃与黄色玻璃，原因是这两种色彩的玻璃在直射阳光的作用下，能产生强烈的击穿力，风景在此力量的推动下，有强烈渗入室内的感受。同时经彩色玻璃转化过的风景有被过滤的特点，使正常的风景升华为记忆般的断片。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纪念馆以渗透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建筑与周围环境的特殊关系，它并非全身心地溶解在自然中，而是一种进行时般的动态的融入与制衡。

Baums Lab: 你们曾经说过在竹海公园使用的密集组织机制是用来激发混沌的内部秩序及竹海的熵能的。跟在建的赤水丹霞展览中心一样，在流水接待处使用的是隐喻地质状态的表皮片段单元几何体，超越了单一的自然存在形态。这是否是以解析自然的本质关系来构建人为的几何空间？这种概念方法是如何转换成设计流程的？由此，你们在设计中从最初的设想转换成最后形态的关键点是什么？

西线: 在这些项目中，“自然”状态被视作一种空间的存在方式而被特意解剖，从其基本的几何学生成规律、空间的组织方式、集群方式、与环境的关系、地理形态投射于人的躯体行为之上的形态关系与空间氛围的策动机制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据此发现此“自然”状态最核心的空间组织结构，进而将之调整和改造为新空间生产的空间控制机制。

以贵阳花溪梦溪笔谈山地居住群项目为例，通过对山地空间存在方式的全面解剖，发现了在山地状态作用下，人的机能性躯体呈现为上上下下 / 走走停停 / 忽左忽右 / 瞻前顾后等片断式形态的反复交叉和组合的特殊的空间组织结构，据此将这一空间组织结构调整为立体的路径环，并间歇插入调节身体关系的院，同时在院内增加分岔的支路，将空间结构进化为上下飘零的游走系统，该系统即为梦溪笔谈空间的控制机制。该过程由乡土本质结构的发现→空间控制机制的建立→将形态与空间关系分解为控制施工的、以技术规范为依据的标准性控制等三个主要环节递进完成。是否能有效地将乡土空间的本质性结构发展新空间生产的控制性机制，是将预设转换成最终结果的关键点。

Baums Lab: 接下来是关于光的处理：使用彩色光井的红军纪念馆中充满戏剧性的光与其后流水接待站（贵州赤水佛光岩游客接待站）中新鲜而充满玩味的的光。在你的作品中，光是构成要素还是其他要素结合产生的结果？

西线: 在这两个项目中，光的处理原理是一致的，都被作为最重要的氛围制造因素来考虑，整个过程都是在探讨光的幻想意境配景机制。所谓光的幻想意境配景机制即是以特别过滤的自然光为源动力，以单一纯粹的材料系统组成的围合型空间为载体，配置出具备教化意义或引发情绪与想象力的特殊氛围。

在红一军团纪念馆，光的作用是教化心灵，来自屋顶的两处带色（一处红、一处黄）的光直接明了地倾泻而下，将竖条木集染着呈红色与黄色的离散光线，通过密条对光芒的放大与加强，猛烈地将人的注意力吸引“向上”，产生出高远的光明与希望的氛围，使得整体上原本灰沉沉的室内环境变得鲜亮激昂，在这光的洗礼下，人的心灵会出现某种升华的渴望。贵州赤水佛光岩游客接待站则刻意插入红、黄、白三色天光孔，同时光孔相应区域立面玻璃的色彩与光孔的色光匹配将面光源转换为体光源，以强有力的光密度与围合的丹霞石礅群配合，将粗糙的混凝土材料与水院深化为壮丽的诗学场景。

Baums Lab: “上山下乡”最初聚焦的是乡土社会。但事实上，中国正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城镇化。回顾乡土世界可能是一种自身立场，但在中国超速发展的背景下该怎么定义我们所谈论的这些项目？



西线：提到“乡土”往往会在我的脑海呈现三种不同的场景。

一种是我在贵州山寨间触景生情般的身体感官性敏感，这是形而下真实的身体乡土；

一种是韩少功的小说《马桥词典》中那火花般跳跃的词组“马桥弓”/“朱牙土”/“乡气”/“三月三”/“飘魂”/“栀子花，茉莉花”，所透出的地气/鬼异/情绪/节气，这些似万花筒般交织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断片，悠悠然唤醒人的思维的再建构与想象力，于是脑际中闪现出无数的乡土版本，这是形而上的思维乡土。

还有一种则藏在意大利那部经典影片《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美丽忧郁的玛丽娜极富诱惑力的身体/骑车少年好奇而纯洁的眼睛/表情冷漠而拥挤的人群/褐黄而斑驳的巴洛克建筑群以及那些呈复数的枯山与无边无际的海，导演以镜头调动着人与物时聚时离的动态的场所感，以揪人心肺的感官性控制，使观者在身临其境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乡土观，这是介于形而上和形而下间的特殊乡土，而最后的这种乡土似乎隐匿着技术/媒体/乡土间差异性的较量、制衡与渗透，这也成为我们研究现代社会乡土意识的突破口。

说实话，往往直面乡土时更难以认清乡土，我更倾向于从差异性的较量中辨识乡土，这自然引出了乡土社会与生产消费型社会自近代史以来持续的较量。在此特别说明一点：当下有很多观点认为是通用技术的进步破坏了整个社会的乡土，但我认为技术只是一个手段，关键还在于在乡土社会与在生产消费型社会中运用技术的目的不同，其显现的特质自然产生差异，应该说传统中国的城市是一个乡土综合体，早期的城市基本都属于乡土村落的扩张和演变。

费孝通教授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提出了一个著名概念——“差序格局”，形象地说如果一颗石头掉进水里，会产生无数的涟漪，涟漪与涟漪存在着差异，这其实是一个伦理观，之所以我们常说“人伦社会”，其中的“伦”就是“水之涟漪”，所以我们看待乡土时，是将它视为人伦社会形成的同心圆结构。列维·施特劳斯在对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中，对这个“同心圆问题”已经给出了很明确的解释。

我们再来看现代社会，它是从以非常明确的功能分区为基础的社会结构逐渐演变成以生产和消费为主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与人伦社会的结构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说技术发展并没有错，关键是我们如何掌握技术的目的性；从这点出发去理解乡土，那么我们对乡土进行身体力行的研究就很顺理成章了。

西线工作室一直坚持进行乡土结构和城市结构差异性的探讨和研究，这有助于在实践中为我们提供一个大的方向性坐标。实际上人们在对人类生存环境如城市、聚落结构进行研究时，往往会返回到对本源乡土的思考，人们为什么总在讲乡土？就像海德格尔说的，人类的分工越专业，那么也就存在着人对“存在”的遗忘，也就是说人会越来越不知道自己的本源了。这就引发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到底“存在”在哪里？

可能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性”更多地是说回归乡土的目的是人类在寻找自己存在的根源，相比之下技术最重要的特质则是进步和效率，只有这两点才能体现技术的优势，所以说乡土和技术实际上是两股力量，只有两者同时并存，乡土社会才能正常发展。当人们觉得精神上很无奈的时候他要回去寻找乡土，这可能是形而上的也可能是形而下的，还可以是属于中间状态的；与此同时，乡土也是需要改造的，当人们赖以生活的基本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就会依赖城市来反哺乡土。在今天中国这个特定的时期，“新农村建设”就是一个从上至下的以城市来反哺乡村的例子，西线“上山下乡”系列的这种“乡土+通用技术”的探索或许能为新农村建设摸索出一种既保持乡土基本人伦结构，又融入当代生活状态的“新乡土生存版本”。

Baums Lab：成千上万的人移居大城市。在一些你们邀请我们去过的小村庄里只有老人和小孩，所有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如何在保护乡土脆弱本质的前提下实现乡土再发展？乡土世界是否已被宣告死亡还是选择与自然相融合的可持续道路？

西线：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他那部迷人的书——《看不见的城市》的开篇中曾写道：

“也许我们正接近城市生活的一个危急时刻，而《看不见的城市》则是从这些不可生活的城市的心中生出来的一个梦想。今天人们以相同的顽固谈论着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巨大的技术体系的脆弱，这种脆弱有可能制造连锁故障，使整体瘫痪。……我的马可·波罗心中想的是要发现使人们生活在这类城市中的秘密理由，是能够胜过所有这些危机的理由。这些城市是众多事物的一个整体：记忆的整体，欲望的整体，一种言语的符号的整体；……我的书在幸福城市的图画上打开并合上，这些幸运城市不断地形成并消失，藏在不幸的城市之中。”



卡尔维诺笔下那些精彩的城市断片，似乎藏匿着对当下现实中消费的影响力 / 感官的引诱 / 造梦的渴望 / 与自然系统的关联 / 波普现象等，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相关的可能性探讨，闪现着无数的人类社会生存版本的预设。卡尔维诺以其敏锐的寓言方式揭开了潜藏在人类现实生存背后的可能性存在图景，从而使“可能性”变成理解人类生存与存在的重要纬度与人类探索其生存出路的认识论基础，从而使“可能性”以一种“非在场”的力量迫使我们在面临岔路的时候多驻足片刻，多体味存在的丰富性和多种可能性。总之，《看不见的城市》是一部关于人类“存在之思”的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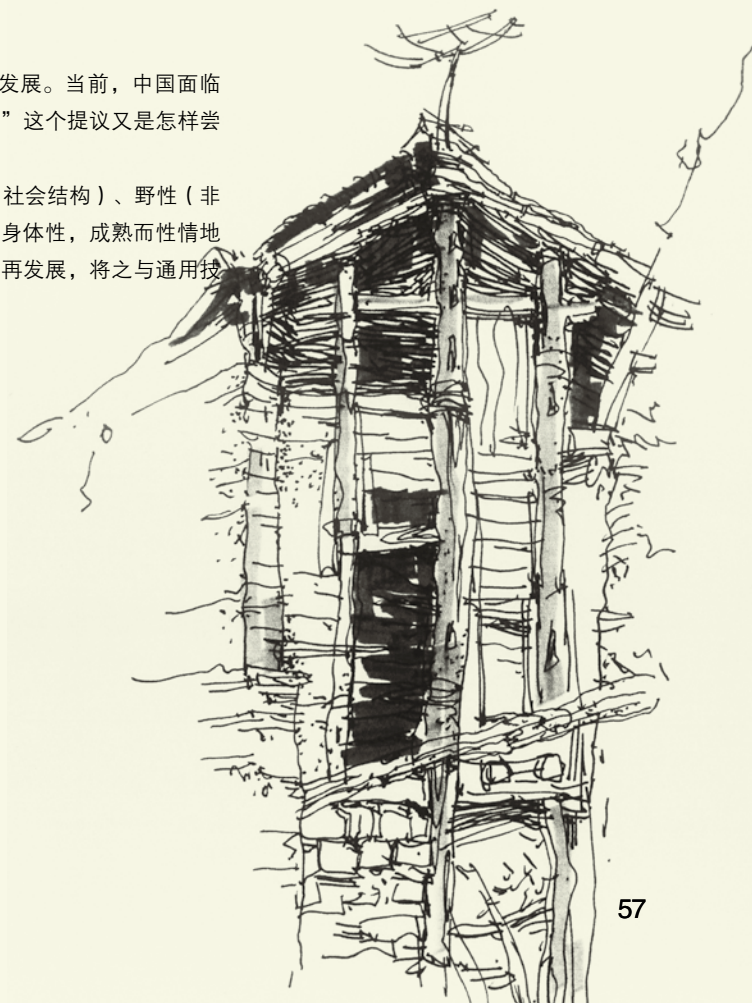
在一个外在决定性具有如此摧毁力量，以至于人的内在动机与身体的渴望已经完全无足轻重的世界里，对“可能性”的尝试是试图探索永恒照亮人类的“生活世界”的可能。可持续发展图景的预设正是关注这种可贵的“可能性”持续存在的具有终极意味的命题。当今社会，资本力量与权利力量一直试图通过对技术进步和效率特质的控制，实现其利润与权利意图表达的目的，在这些目的的驱使下，作为个体的人被遗忘了，而人之本性则试图固守人的“生活世界”，所以说人之本性和技术是两股制衡的力量，只有这两股力量同时并存，社会才能正常和谐地发展。那何谓人之本性？卡尔维诺以寓言的方式告诉我们：那是人类公共生活的交换与发生地，那是身体触景生情复苏的感官性容器，那是梦境成真的希望之地，那是托体同山阿的自然世界，那是随意性跳跃的灵光乍现……简言之，人之本性即是“可能性”的生长。

可持续发展的命题以包含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等内容成为当代最大的可能性预设，本质上是关注人的存在状况，其间还透着乌托邦似的终极意味。可持续发展所含内容的博大与广泛，使之具有某种百科全书般的结构，需要如选择性阅读与判断般的工作思维；乌托邦似的终极特质则需要不断进步的系统技术观的支撑。由此，“可能性”+“技术观”成为既吻合可持续发展的终极命题，又符合人之本性，同时亦能充分运用资本力量与权利力量所建构的技术体系的工作框架。

乡土综合体的再生发展模式正是在这一工作框架指导下的人类社会多样可能性的生存版本之一，这样的模式契合当地人对传统精神与当代性的双重需要，流失人群回归的问题也由此可能得到解决；同时，这种摸索对于自然姿态、高密度分布的传统聚落与丰富的当代性多元交融的中国西部尤有意义。总之，乡土世界的再生与生长亦是对人类文明的尊重与人之本性的保护，乡土不能死亡。

Baums Lab: 自 18 世纪末，西方世界通过最大限度地开采自然资源来谋求自身发展。当前，中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发展趋势，积极的生态很可能是中国持续发展模式的关键点。“上山下乡”这个提议又是怎样尝试构建一个绿色的未来？

西线: 传统中国西部乡土建造体系可谓是一套完整的山野诗学建构系统，以人伦（社会结构）、野性（非正统）、诗学（触景生情）及山水关系为核心，以层级嵌套结构为空间生长骨架，注重身体性，成熟而性情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西线“上山下乡”系列正是试图通过对此类乡土空间本质结构的再发展，将之与通用技术体系链接，在当代性的背景下再生这一生存版本。AT



名师档案·西线工作室

NO.5

WORKS

作品 >>>

上下飘零的空间组织

——中国·贵州·贵阳·花溪梦溪笔谈山地居住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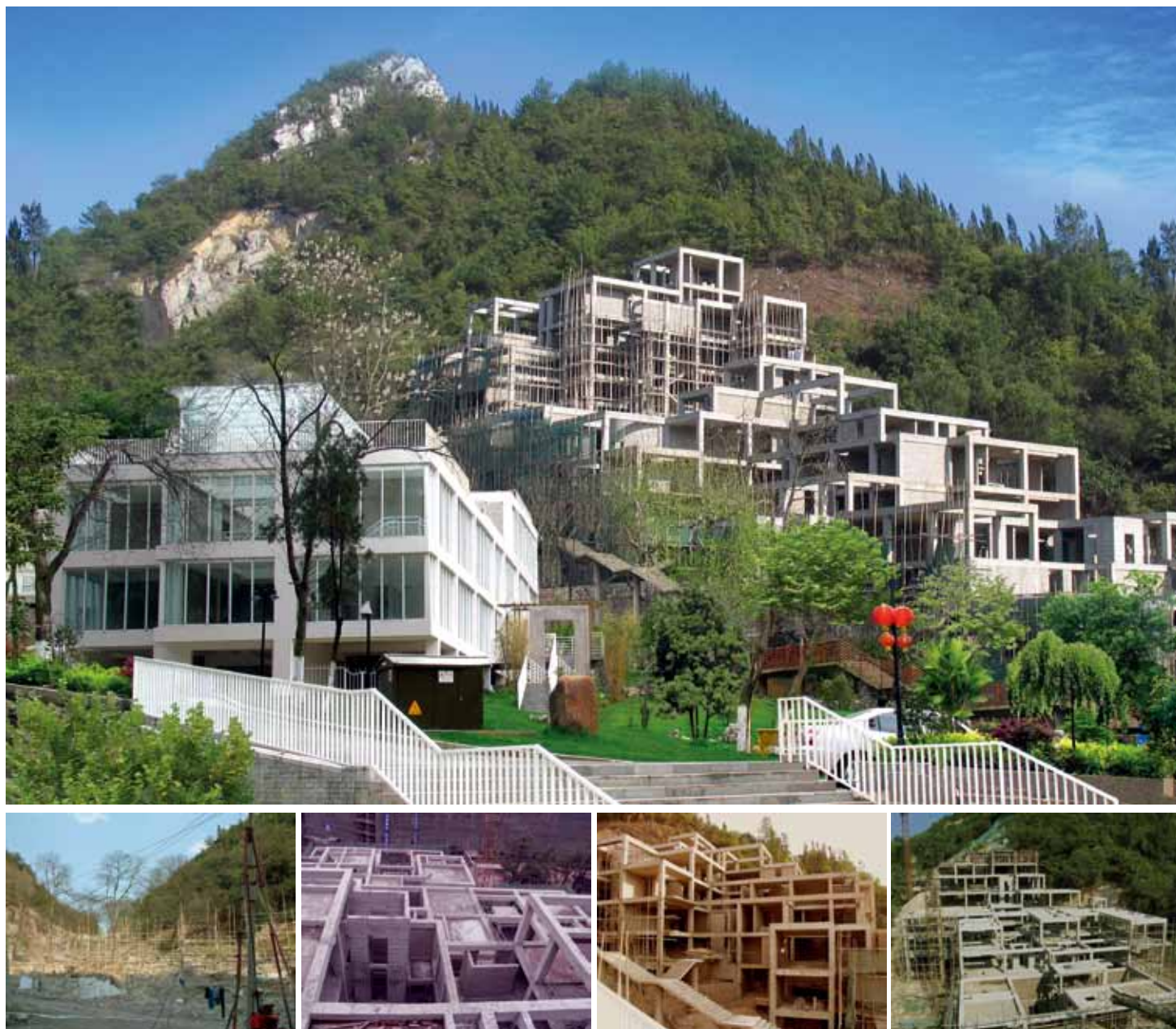
项目地点：中国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清华路

项目功能：居住

建筑规模：3 900.0m²

结构形式：框架结构

竣工时间：2004年12月



竹溪居A+B组群外景及建造过程

项目特点与空间生产机制

1 关注焦点：分岔的立体循环路径体系

2 本质性结构分析：地理环境的复杂状态投射在人的物理性身体上，呈现为上上下下/走走停停/忽左忽右/瞻前顾后/前途判断等片断式形态的反复交叉与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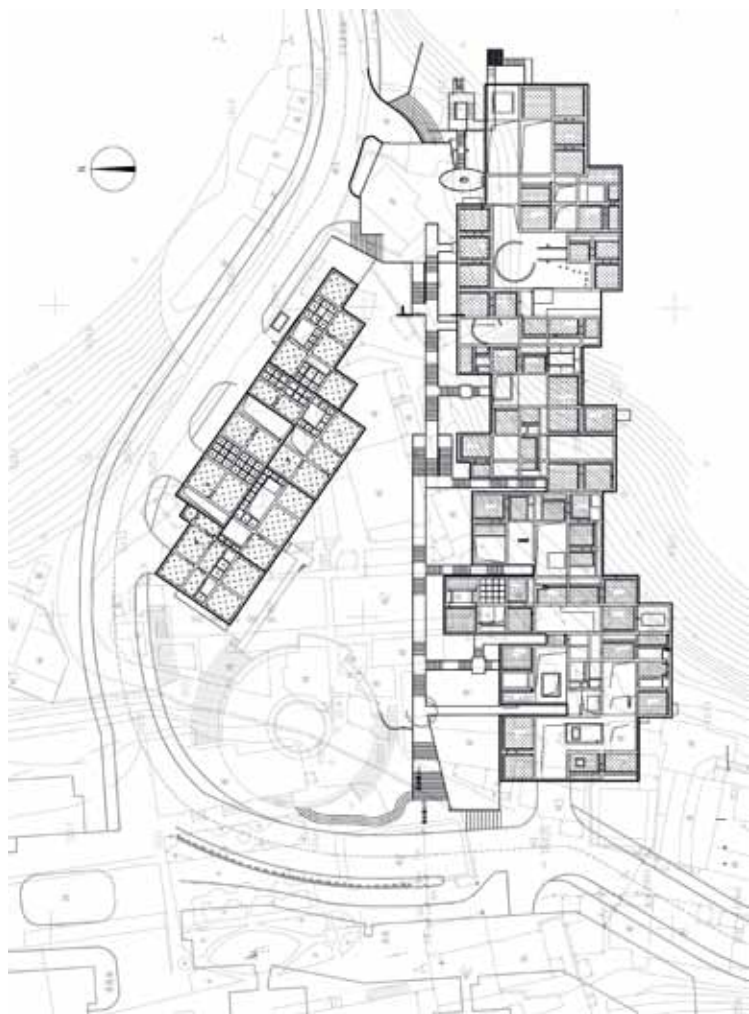
3 空间控制机制的生成：刻意预设一个立体的路径环，并间歇插入调节身体状态的院，同时在院内增加分叉口，将环结构调整为具有多向选择性的循环的游走系统。

1) 以山地框架网在山体上搭建有序的背景，分岔的路径体系在网上渗透并控制总体。

2) 产生出一种不停刺激分岔路径系统的多片段的、敏感的神经般的户内结构，是分岔的运动体系（强制特征）+片段的天井体系（偶发特征）+框架中的房间体系（功能特征）的叠合系统。空间结构是“绕来绕去”，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3) 分岔是增加路径复杂性的有效方法，把住宅中的运动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来考虑。在这里对空间的体验显然是一个按时间展开的动态过程，摆脱了常见的静态的空间体验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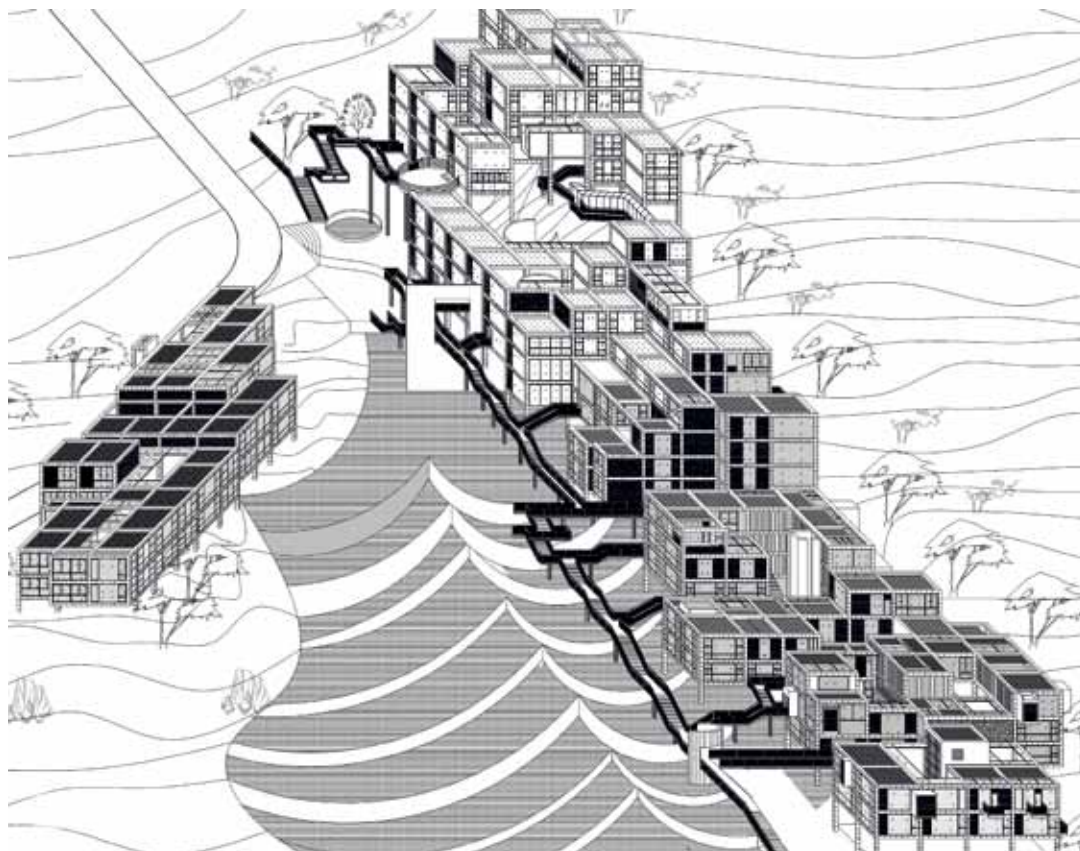
4) 环路是竹溪居的一个重要空间结构特征。户型中常常有两部或更多的楼梯，使得流线在剖面上也构成了环路，平面和剖面的环路交织使户内空间成为立体交错的环路体系，楼梯不是作为单独解决上下问题出现的垂直交通体，而是将二维的平地式路径三维化，也将传统山地的外部路径室内化。



总平面图



竹溪居A组合平面图



建筑特征：天井体系，房屋体系，路径体系的叠合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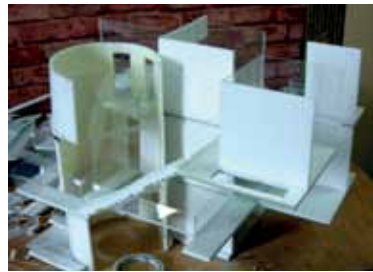
山地框架



竹溪居A11入口水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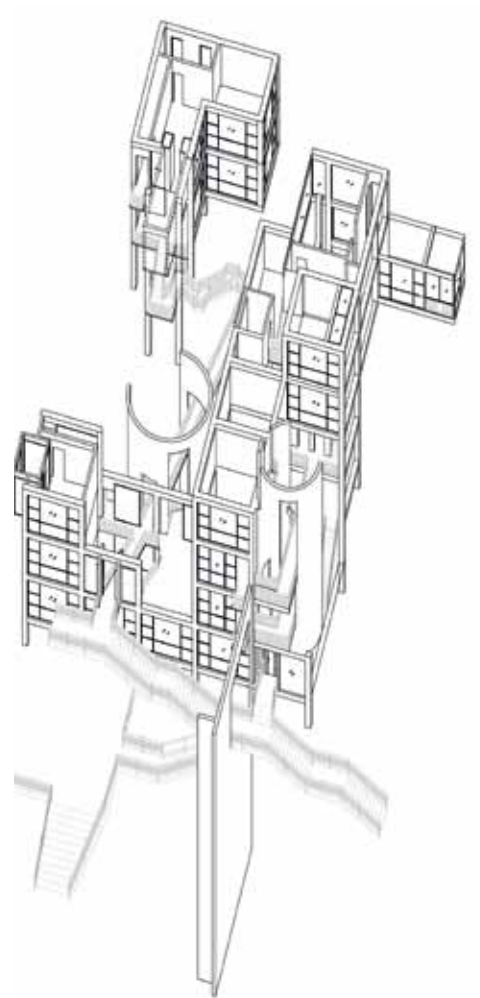
竹溪居A12研究模型



竹溪居A13研究模型



竹溪居A12+A13研究模型



竹溪居A12+A13轴测图



竹溪居A3天井套天井



竹溪居A13圆形精神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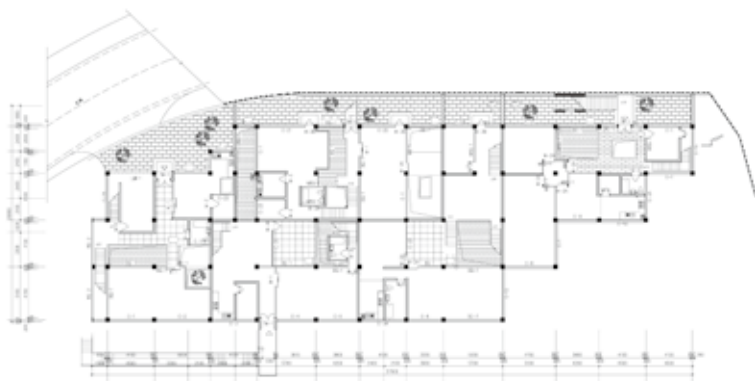
竹溪居天A12弧形院中的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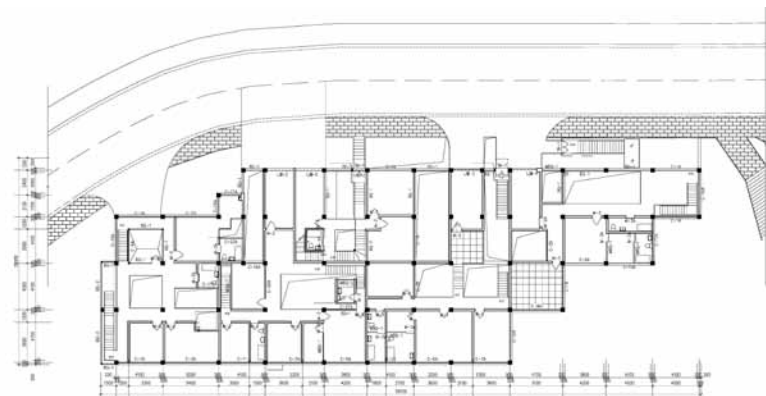
竹溪居B3庭院



竹溪居庭院中被保留的树.



竹溪居B一层组合平面图



竹溪居B二层组合平面图



竹溪居B1庭院



竹溪居B4阳光下的庭院



竹溪居B外景



竹溪居B1组群与荷花池

5) 空间处理是“外紧内松”：“外紧”是指总图中高密度的拼联关系，“内松”是指在相互贴身的布局中，通过多样化的天井营造内向性景观。各类天井营造了一个疏松多孔的空间体系，以容纳更为细腻的生活内容。天井居住空间带有明显的内向性格，这些天井虽然样式上是现代的，却带有传统趣味，围绕天井组织的内向空间也带有返观诸己的自省性格。天井套天井 = 生活+记忆。内天井包含记忆，外天井面向生活。竹溪居的天井空间原型上就是公共空间的二次划分。

4 标准控制：采用钢筋混凝土网格以类木构体系的方式与山地发生“点”接触，易形成山地人思维中的惯性，也便于现行设计、施工规范的实施、验收。 AT



竹溪居B室内局部



竹溪居环路



竹溪居楼梯



基于身体的建造

——中国·贵州·贵阳·花溪石板镇摆陇苗寨民俗综合体

项目地点：贵州省贵阳花溪石板镇村摆陇苗寨

项目功能：民俗展厅+村组行政综合体

项目属性：1) 贵阳市人民政府、贵州省建设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点示范基地；2) 自然风景区+民族旅游地民俗综合体

建筑规模：375.24m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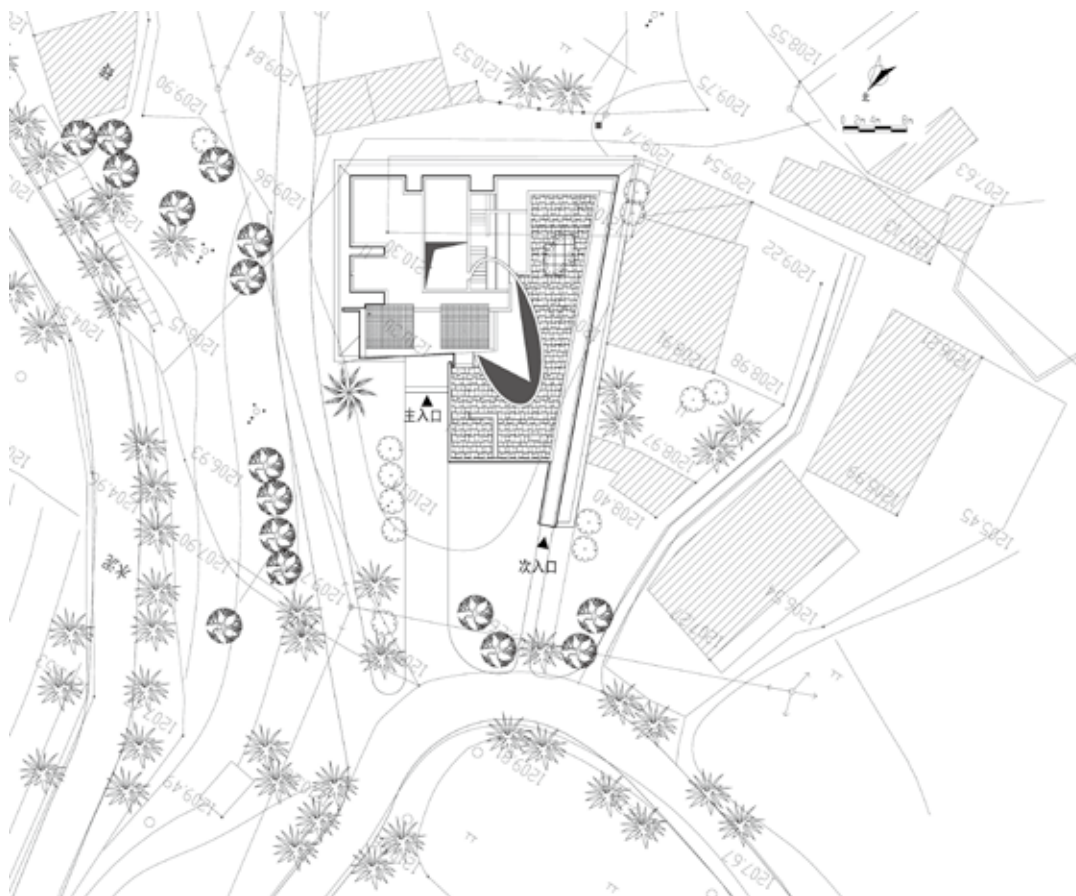
结构形式：砖混结构

竣工时间：2007年4月

民族：花苗

主要姓氏：刘、王

两姓配比：2: 3



总平面图



二层平面图



镜头房



南侧透视

项目特点与空间生产机制

1 关注焦点：层级嵌套与触景生情

2 本质性结构分析：身体/四月八/飘魂/花苗/九陇的传说/霉息/红、黄、蓝的花/五姊妹/血缘/老树等各种或实或虚的生命现象/思维现象/知觉现象都被理解为广义而平等的物的关系，皆以“身体”的形式在阳光下或想象中存在，由此衍生一系列控制“身体”的技巧以及传说与血缘控制的生成格局，以“差序格局”组织等级关系。

3 空间控制机制的生成：建立双重控制秩序：一重是布局的秩序：石体→石体组→石体群的自相似扩展的层级嵌套结构；一重是体验者感知的秩序，是基于身体的建造，由此探索通用建造技术体系与不可测氛围和睦相处的乡土建造精髓的结合，尝试建构开启身体知觉系统的空间控制技巧。

4 标准控制：结构采用框架与砖混，典型的通用建造，效率高；墙按通用构造做法：基层+面层，基层采用当地产的水泥砂砖，面层则用薄薄的价格低廉且盛产的层积岩青石板敷面，这种材料在不同的天气表面会呈现明显不同的表情；基层的水泥砖主要为承重与保温，空隙率高易渗透，而表层的青石板条则处理防潮防渗，同时构建氛围，有情绪的质感。AT



听的方院



石巷



南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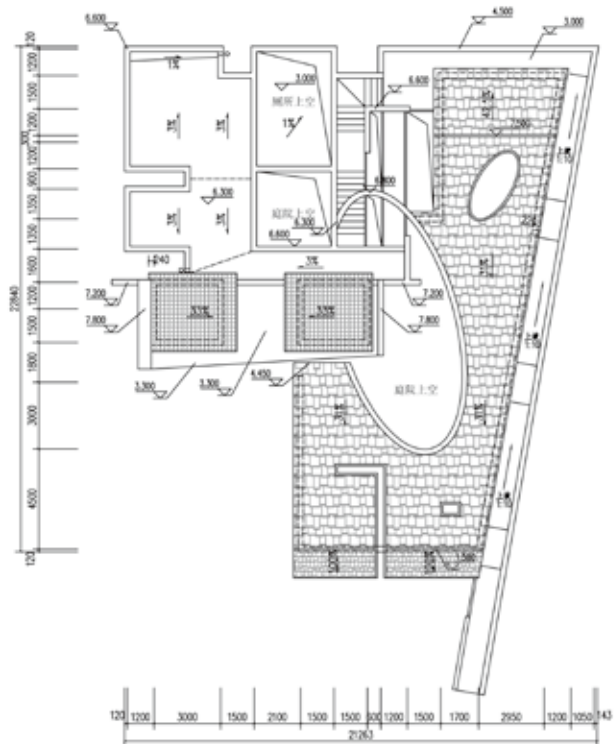
民俗厅中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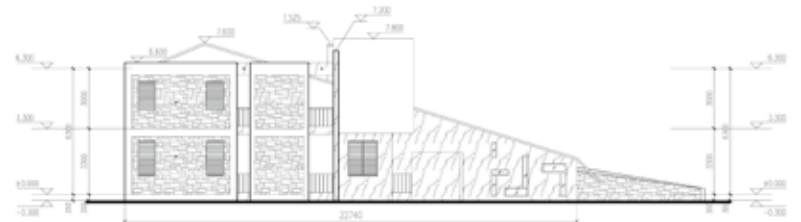
光的红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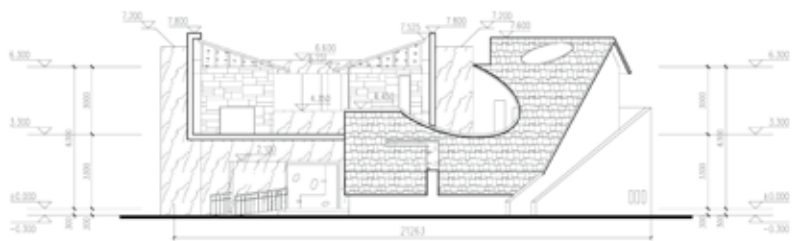
民俗厅与L型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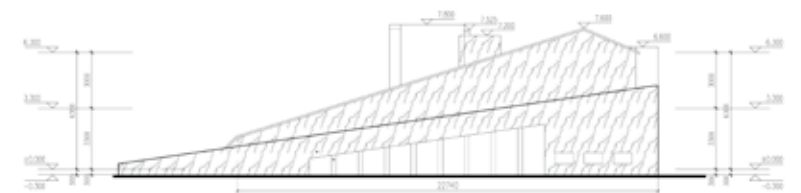
屋面平面图



东立面图



北立面图



西立面图



与村落原生环境的关系：综合体融入摆脱村落层级嵌套的基本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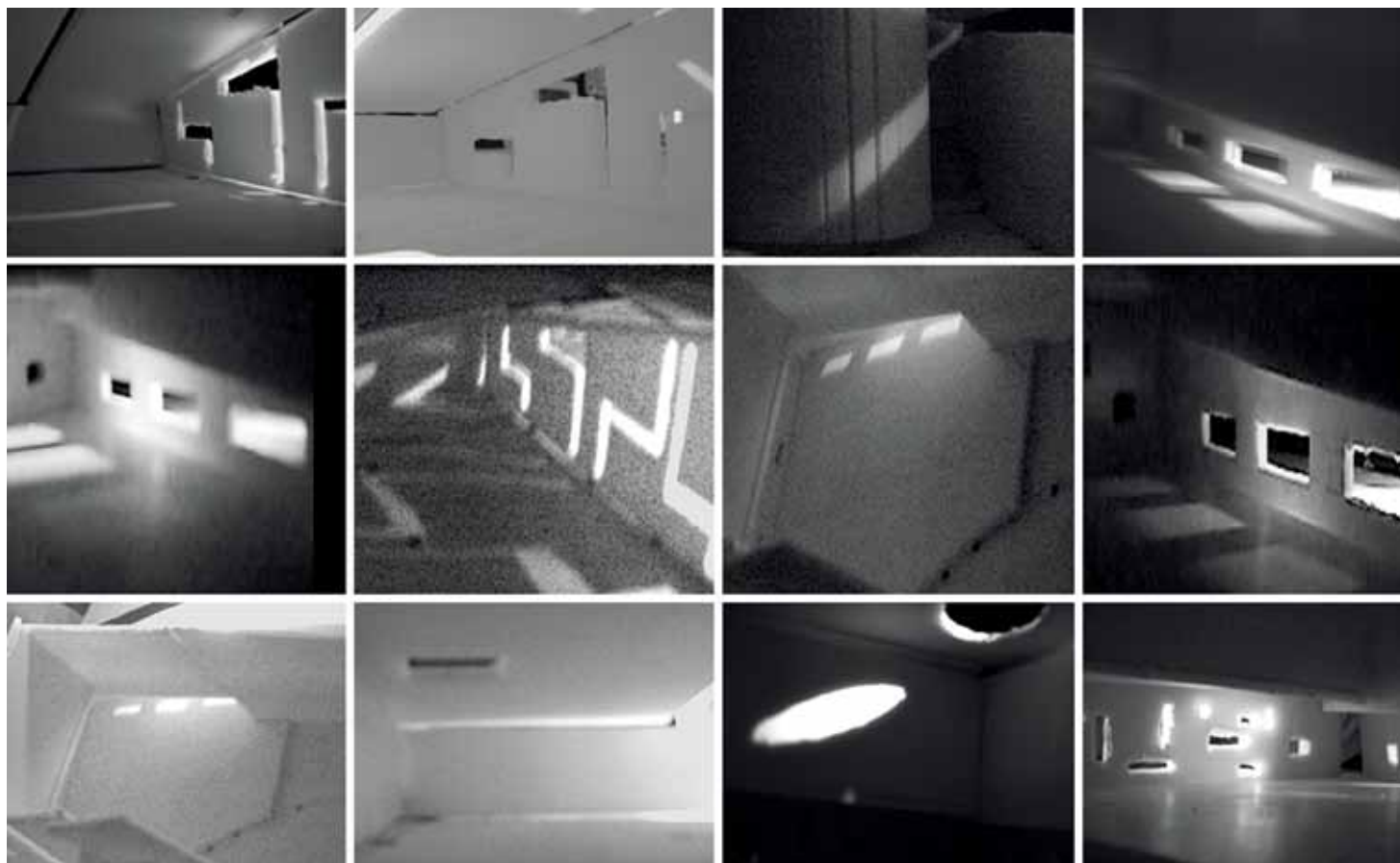
桥



院靠院



夹院



模型与光的分析



建造中



北透视（入口）



屋面上的彩色天窗



南窗



风景断片



透过天窗的树



游走



空房子



重复同构的密集机制

——中国·贵州·赤水·竹海国家森林公园入口景观建筑

项目地点：贵州省赤水城东赤桐公路旁侧

项目功能：入口空间、休憩空间

项目属性：生态旅游景区

建筑规模：513.5m²

景观面积：6125m²

结构形式：混合结构

竣工时间：2008年9月

项目特点与空间生成机制

1 关注焦点：诱发机制。

2 本质性结构分析：竹海空间孕育着一种极端的重复同构的密集组机制；阳光\风雨\雾等物候因子在密集性的支撑下，放大成某类强大的力量对空间体产生影响。

3 空间控制机制的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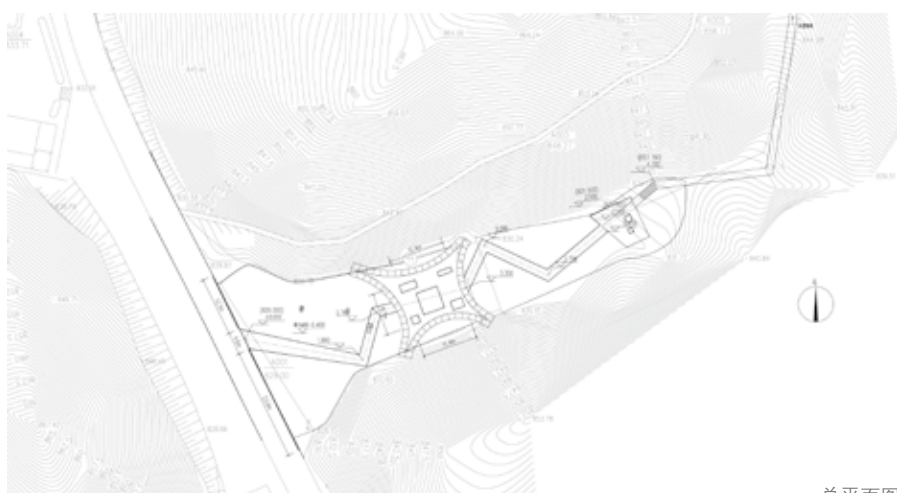
1) “藏”作为环境策略，以自相似重复同构的密集空间状态融入竹海中。

2) “醒”是工作的核心，以绕的路径蓄意激发身体的敏感；以水面镜像对物候因子进行调控；以屋盖同彩色玻璃的配置生产源自竹海的五色光，以密集组织对光/风雨/雾的放大机制为催化，共同作用，唤醒竹的活性与身体感知力复苏。简言之，“藏”的策略建构空间的基本存在状态，“醒”的策略激活空间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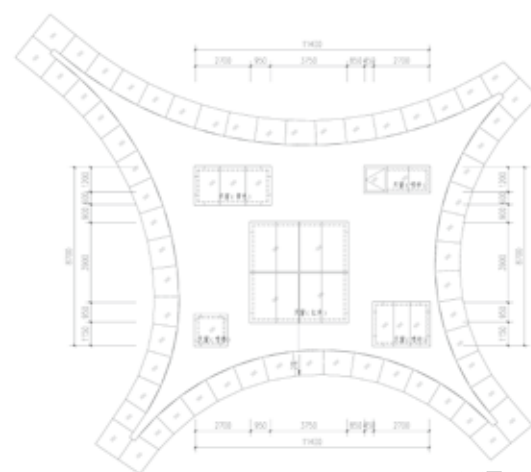
4 标准控制：以“腔”型混凝土为支撑体系，以“吊”的手段完成竹材料的密集空间组装，以“蒸”的方式提升竹材料的耐候性。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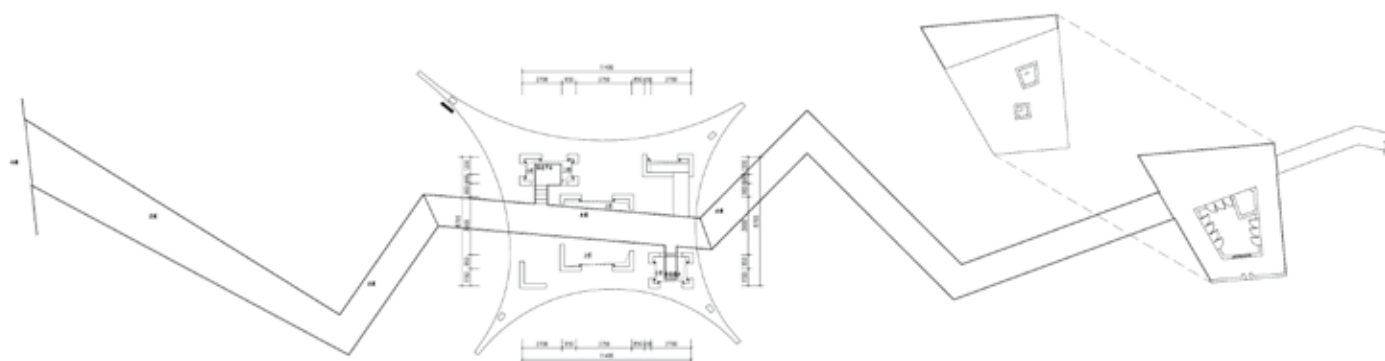
沉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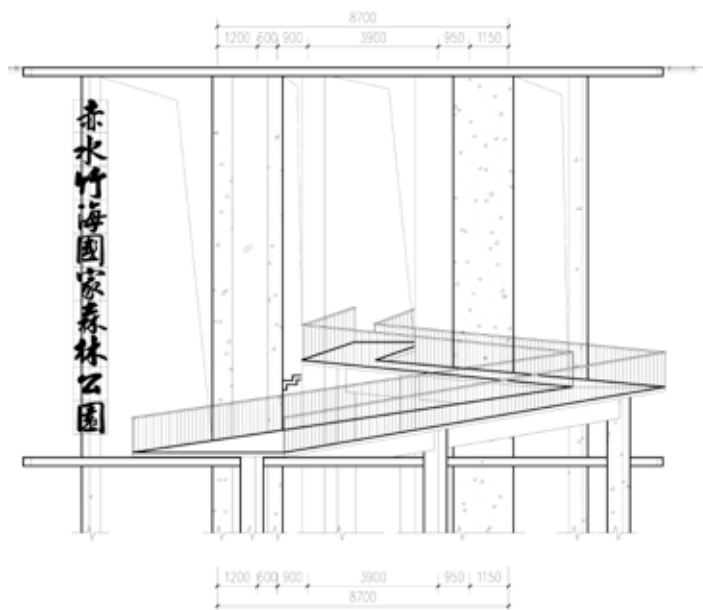
总平面图



屋顶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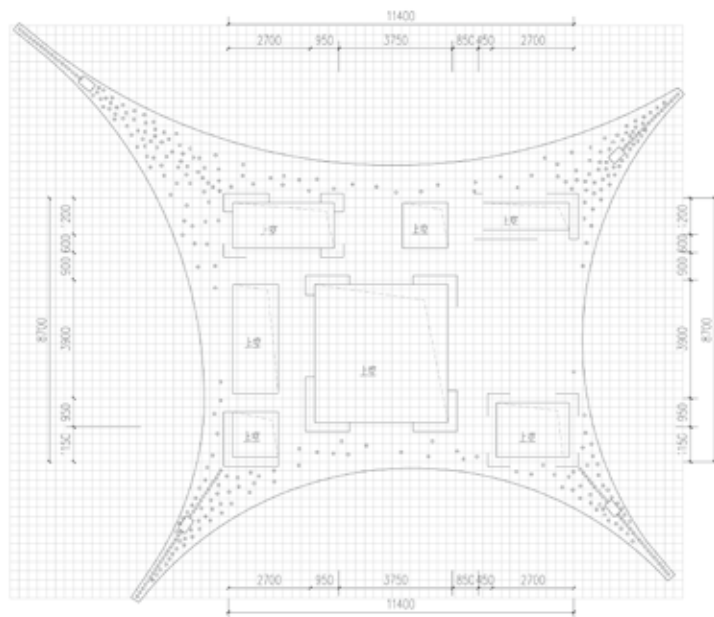
标高3.6m平面图



主立面图



北立面图



竹子网格定位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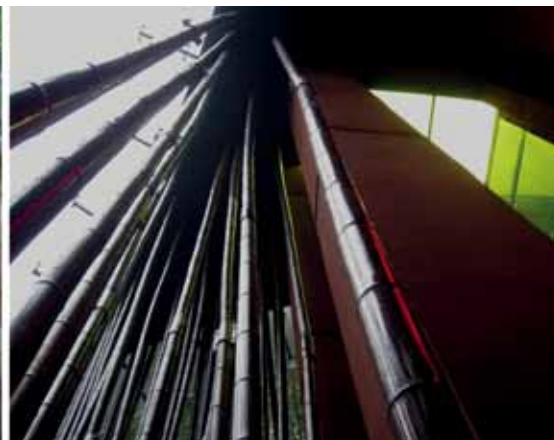
绕来绕去



穿插的桥



屋顶细部



竹的连接方式



白光



黄绿光



红光



竹光曲

潜伏在过去

——中国·贵州·赤水丙安红一军团纪念馆

项目地点：贵州赤水丙安镇

项目背景：丙安古镇系“中国红色旅游经典地”、“贵州省历史文化名镇”、“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典型的川南黔北交界的古老场镇，处于川黔古道上，距赤水市区12公里。三面濒临赤水河，河边建有许多由数百根圆木支撑在赭色岩石上的吊脚楼，蔚为壮观。古镇只有一条狭窄的石板街，从古至今一直是周围几个村寨商品交易的重要场所。1935年1月红军四渡赤水时，红一军团第二师和师团部及军团长林彪曾在丙安扎营，并顺利一渡赤水，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

项目功能：展览教化建筑

项目属性：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总建筑面积：284.6m²

占地面积：190.8m²

一层建筑面积：190.8m²

二层建筑面积：93.8m²

结构形式：木结构

竣工时间：2009年5月



V型屋顶



挤在古镇中的纪念馆

从半山鸟瞰纪念馆

项目特点与空间生产机制

1 关注焦点：光的幻象意境配置机制

2 本质性结构分析：“红色旅游”可归结为某种大事件记忆型旅游方式，其运作机制的要旨是“唤醒”红色记忆与“书写”当代的感言，即通过对意义的生产激发空间的活力，从而对地方经济与旅游产生助推作用。

3 空间控制机制的生成：

1) 潜伏：“纪念馆就挤在一堆老屋中，如同当年窝在民间的老宅。”

2) 密条空间：密条的平行布局以及条缝的大量通透性，使狭小的陈列空间小中见大，也使得整体的建筑内部最终达到一种复杂的纯净效果。室内的密集木条景象也象征着当时革命的现实：荆棘密布，但是遮不住希望的远方；由此通过空间的巧妙营造，完成陈列性空间的先天教化心灵的职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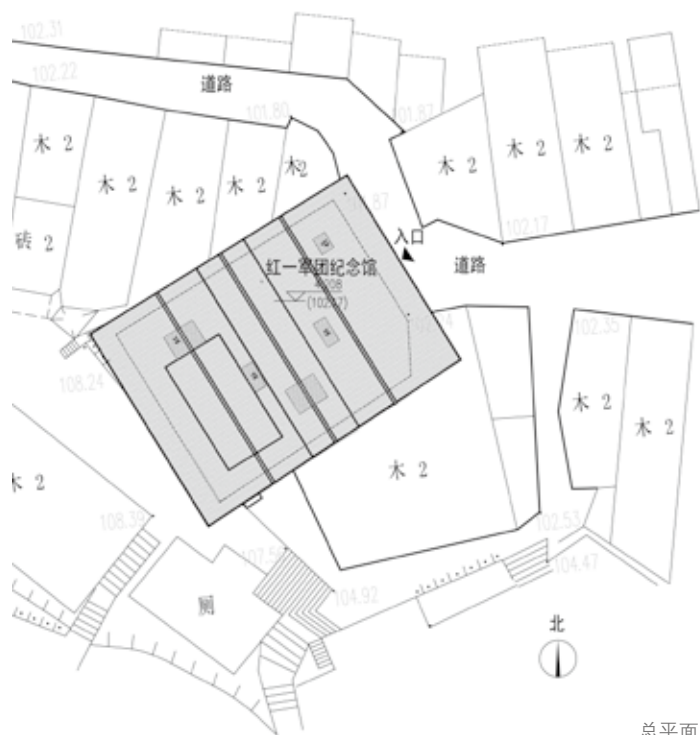
3) 光的幻象意境配置：主要侧光源的磨砂白玻使得窗外的景色抽象、窗内的光线涣散，成就一系列光与体的退晕效果；来自屋顶的光则直接明了地倾泻而下，整体的光照方式将人的注意力吸引“向上”，高远的光明与希望，两处带色（一处红、一处黄）的天窗在局部利用光与色的互动给内部空间染上了强烈的色彩，使得室内环境变得鲜亮激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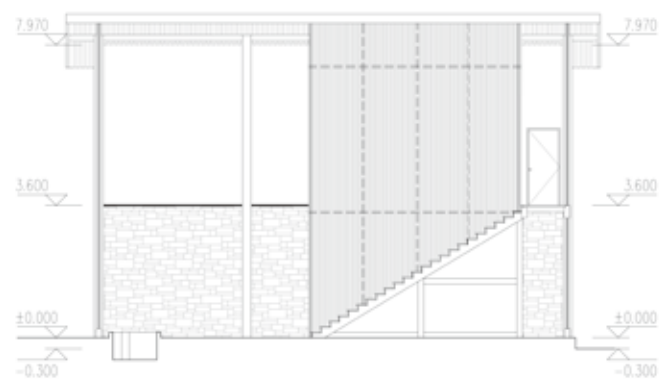
潜伏在过去



西北側立面局部



总平面图



剖面图



剖面图



分析模型



剖面轴测图



建造中

4) 屋顶特质：作为建筑中部的飞顶，V形屋顶的起翘处形成了采光的高侧窗，低凹处则是镀锌铁皮的排水沟。因为遵循着与周边老房子类似的坡度、色彩、材料与建造方式，所以它与环境的关系是和谐的，但是屋脊塌陷、屋檐高扬而与传统建筑屋顶几乎相反的空间结构逻辑则揭示了建筑师一定要有区别于历史建筑的专业立场——即使从外观上，修建于当代的建筑也不该与老房子完全混淆，与历史的差异源于对历史的尊重。

4 标准控制：

- (1) 结构：木结构体系（受力体系松木，其余构件杉木，内部空间的木格栅回收原危房的旧木经处理后使用）。
- (2) 基础：混凝土桩基。
- (3) 围护体系：1) 外墙为内外12厚木板夹30厚保温层，外侧板回收原危房旧板；2) 屋面在传统木望板上增设保温层，上搭顺水条，小青瓦铺面；3) 围护体系外罩透明防火漆。
- (4) 节点处理：榫卯/胶粘/钉接
- (5) 当代通用技术思维+传统建造的嫁接：通体采用传统木结构做法，建构在沿袭当地的榫卯方式中夹带几何型交接关系的交代，配合夹心板、透明防火清漆、防水层处理，遵守通用技术标准控制下的保温节能/防火/防水等的规范化要求。AT



白天井



红天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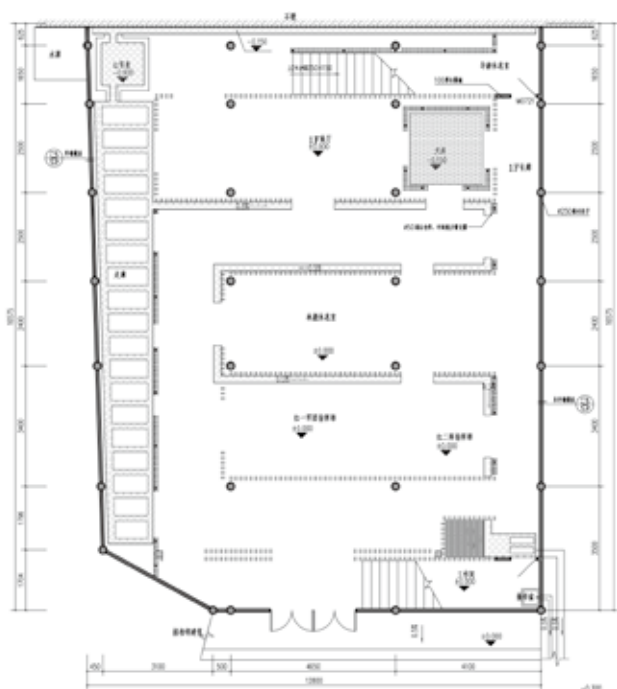


黄天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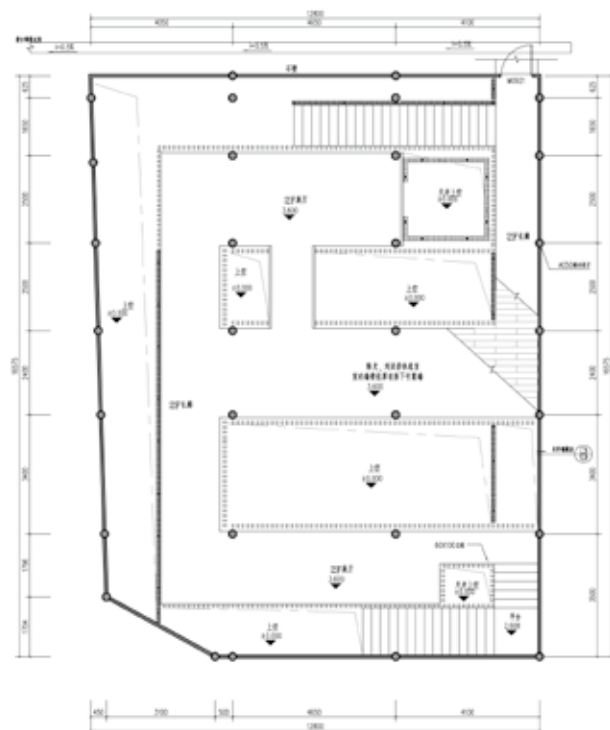




主展厅



一层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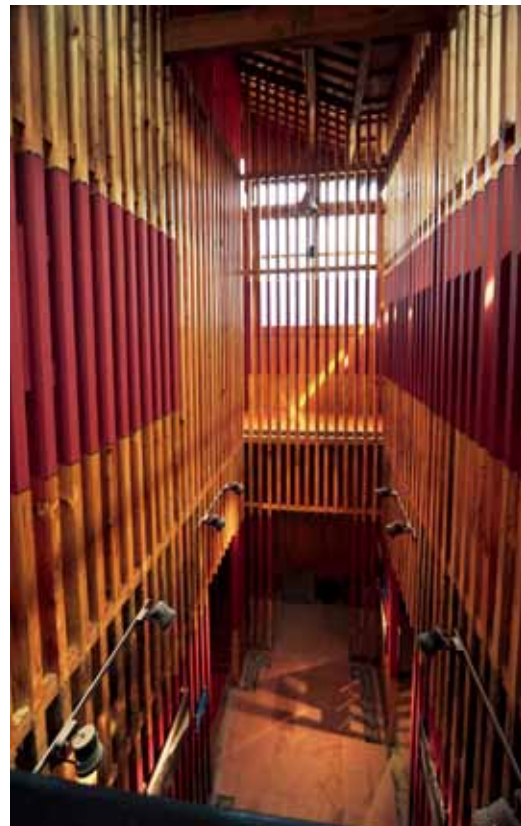
二层平面图



一层展厅



二层展厅



天井

氛围制造

——中国·贵州·赤水·黄陂洞红军战斗遗址纪念场

项目地点：贵州省赤水市天台镇星光村

场地面积：2 909.0m²

项目功能：纪念与洗礼

项目属性：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结构形式：混凝土结构

竣工时间：2010年9月



纪念场全景

项目特点与空间生产机制

1 关注焦点：材料生产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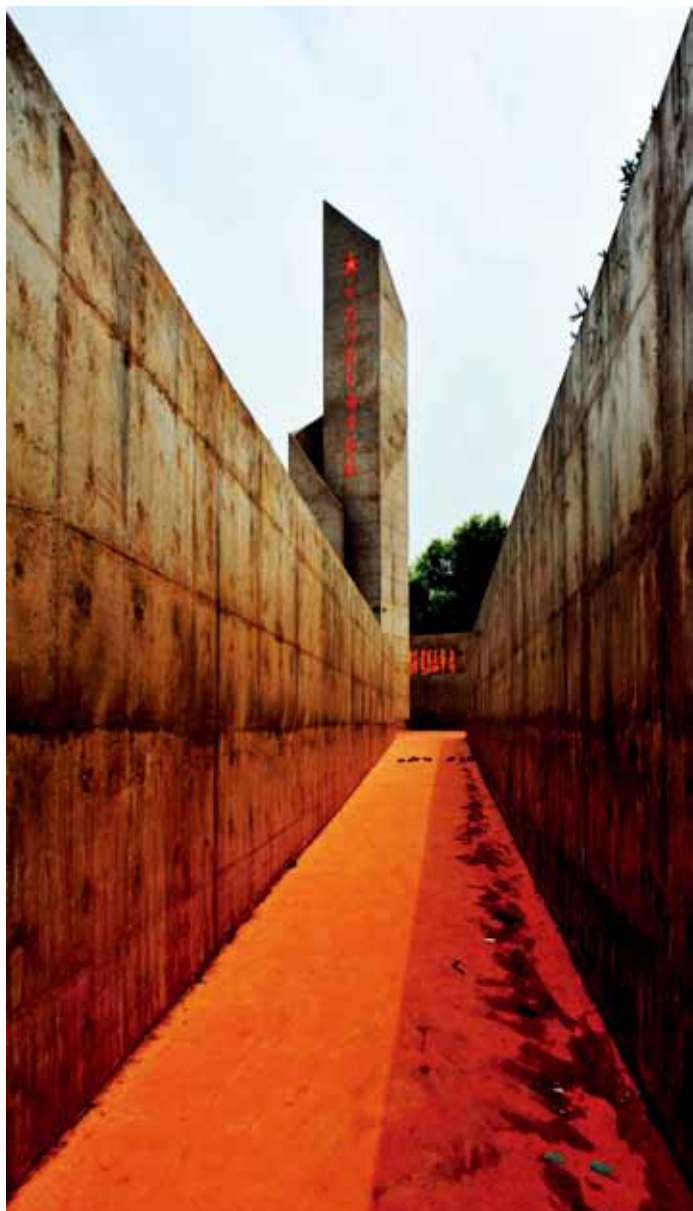
2 本质性结构分析：氛围的基本组成为可感知的状态体+不定形的笼罩物+固态的围合物，是身体的知觉系统与客观世界的物质材料集相互作用的场，徘徊在可度量与不可度量间。

3 空间控制机制的生成：

（1）建立三种不同材料的围合物：1）类战壕的剖面为U形的长条空间体：墙体材料为满身是孔的自拌的粗糙的清水混凝土，孔体现了物质的进深，在阳光下产生无数的光影，在雨中则饱含水珠；地面系红色水泥清光，晴天起尘，雨天则血色流淌；2）圆形的半封闭的下沉的圆柱空间体：底面一片红，铺天盖地般；3）方螺旋纪念碑主体：从场地地形心挺拔向上，仿佛是军旗呐喊的凝固，混凝土浇筑成型的腔体内水泥抹光，现出很多高亮度反光斑点……

（2）三种围合物按特定的向心秩序组织成一组空旷而沉静的冥想体……

4 标准控制：墙体与几何物均为现浇混凝土，模板为2.4m×1.2m的糙面木模，模与模的交接缝考虑到成本与施工技艺的陌生，未刻意强调，启模时导致对模体分割缝的破坏，出现些许混凝土结疤与拔痕，这些因偶然性造成的不同程度的瑕疵是有意的偶然结果；场的地面则是特制的以赤水当地的砂石渗铁红粉配成的混凝土砌块铺地，单元参数240mm×120mm×60mm，造价低廉，又方便在山地运输与施工。**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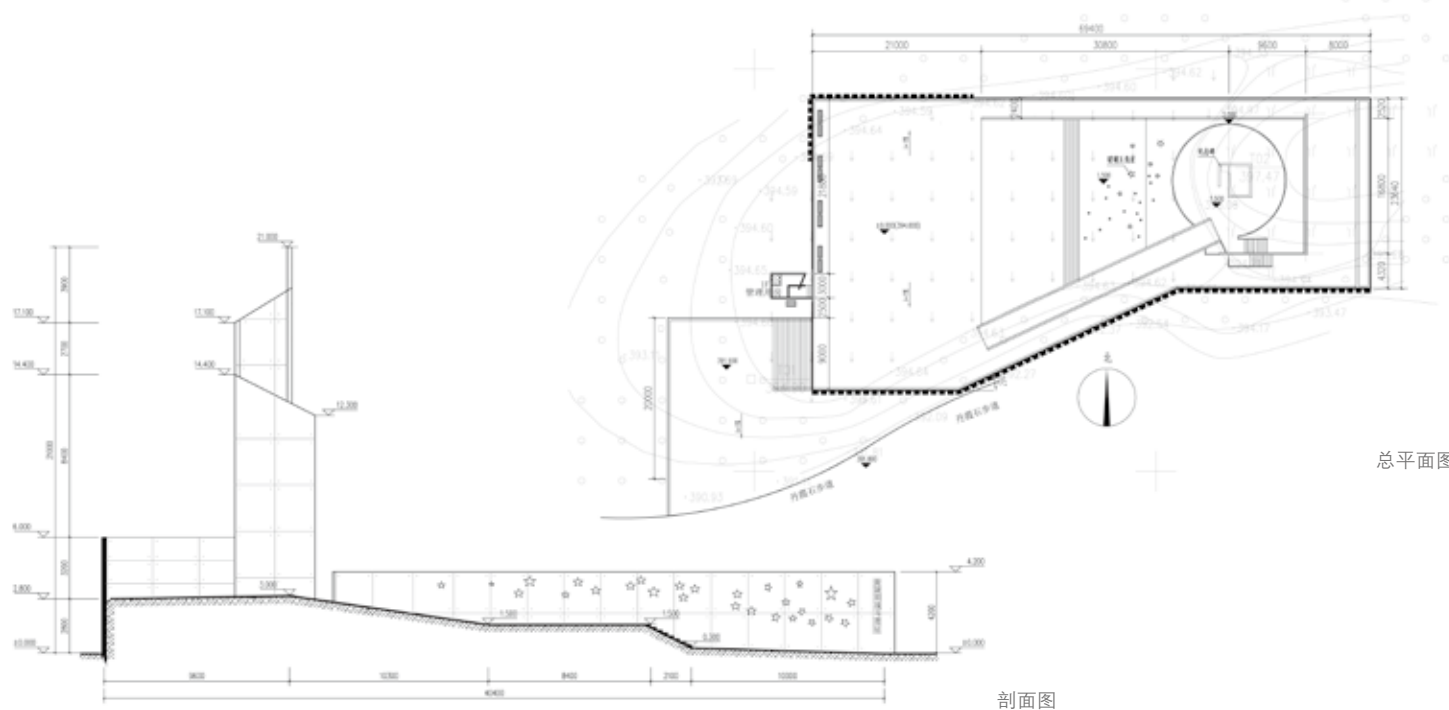
红色记忆



长征主诗与L形墙



空旷的纪念场



总平面图

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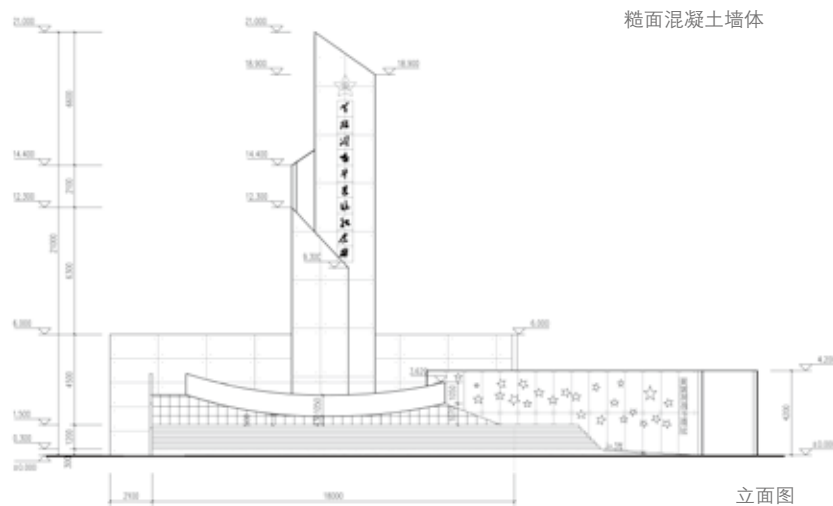
闪闪的红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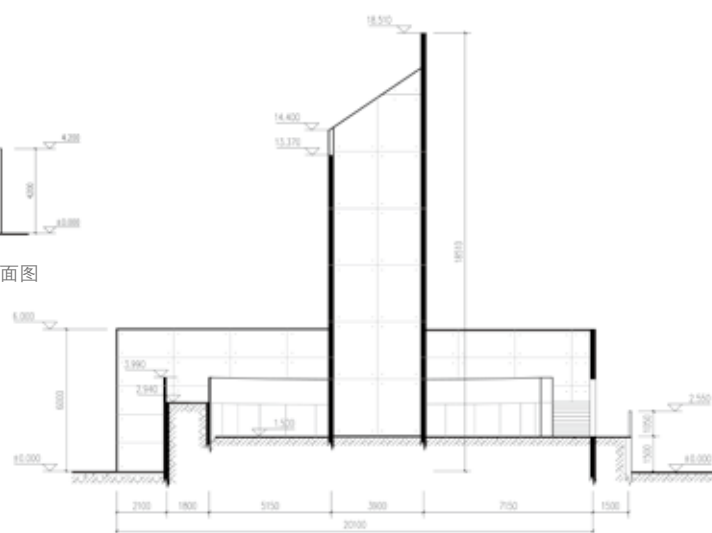
糙面混凝土墙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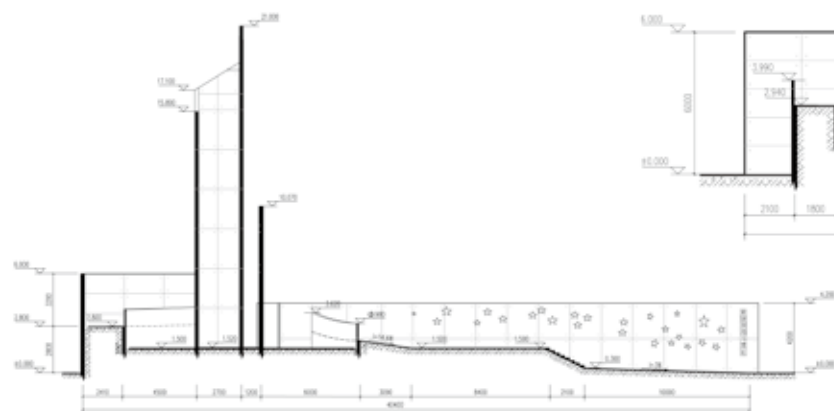
光明与黑暗



立面图



剖面图



剖面图



孤寂



斑驳的几何物



纪念场局部

潜移默化

——中国·贵州·赤水·红军烈士陵园展陈馆

项目地点：贵州省赤水市城区南郊杉树坝红军烈士陵园内

项目背景：为纪念在1935年“四渡赤水”战役中牺牲的红军烈士的英勇事迹，再现“四渡赤水”战役对于中国共产党与整个中国命运的深远意义，籍此唤醒历史，教化后人，传播长征文化而修建。

项目功能：遗物、雕塑、事迹陈列、纪念教化。

项目属性：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贵州省赤水市红军烈士陵园内。项目虽小，但历史意义重大。

占地面积：2 162.0m²

建筑规模：619.0m²

绿地面积：1 123.2m²

层数：一层

结构形式：砖混结构

竣工时间：2011年3月

项目特点与空间生产机制

1 本质性结构分析：传统天井的教化机制：以触境生情的天井场景预设，模范物、情绪变响与环绕天井的立面形象语言的精密配合，一个有等级的、向心的、被瞻仰的模范空间由此生成；以无言说的状态生产意义，于不经意中教化人的思想。

2 空间控制机制的生成：

1) 纪念空间书写定位——“压低”与“高远”。

2) 物质性空间生产——低姿态的空间生产。

3) “潜移默化”教化机制的生成：刻意组织一套具备教化意义的多孔的模范天井集系统介入到展陈馆中，目的是完成纪念空间的教化功能；三种性质的天井（仪式性的、诗性的、崇高的）被蓄意制造，共同配置出一张有序列的氛围调控网，由此成就一种精神之悦，潜移默化地实现教化。

3 标准控制：建筑物墙体通体刷白，地面满铺鲜红的丹霞石，尽量将物质化的表现程度压到最低，空间被转化为一种近抽象的极端色彩状态；采用最便利取材与最便宜人工的砖混结构，压低造价；尽量简略节点构造，压低节点处的物质表现力。At



建筑与老屋群的关系



全景鸟瞰



建筑主入口外部



A型天井模范物：台与树

A型天井模范物：台



总平面图



一层平面图



展厅主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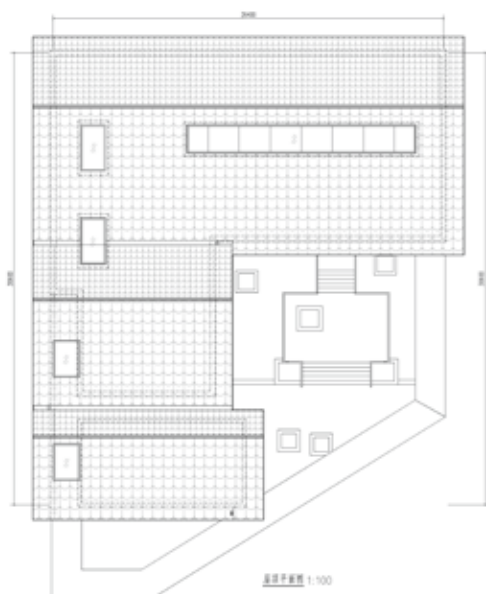
建筑西北侧立面



入口主天井局部



建筑入口主天井



屋顶平面图



模型分析图



B型天井内外转折空间



西北立面图



剖面图



主展厅一



主展厅二



主展厅三



应景生产

——中国·贵州·丹霞v世界自然遗产地 赤水佛光岩风景区游客接待中心与入口空间

项目地点：贵州省赤水市元厚镇

项目功能：入口空间与小型的游客接待站，包含快餐、品茗与购物三种功能

项目属性：丹霞世界自然遗产地核心景区

总建筑面积：583.1m²

项目功能：展示与接待

结构形式：砖混结构

竣工时间：2012年9月



层叠的“底”



流动



屋顶引光玻璃



场



折叠



聚焦，收束，引力

项目特点与与空间生产机制

1 关注焦点：各向应景与整合。

2 本质性结构分析：

- (1) 基地空间原型系漏斗型，顶阔底狭，因游览动线的穿越，向心性被破坏，为有时间性的线性动态空间。
- (2) 隐含三种秩序：1) 东西斜向聚焦洞口的游览主秩序；2) 自底向上的观景秩序；3) 由底下朝溪流的眺望秩序，“底”系整个入口空间设计的关键，它统一各向应景。

3 空间控制机制的生成：“底”与周遭界面的交接生产出三类不同属性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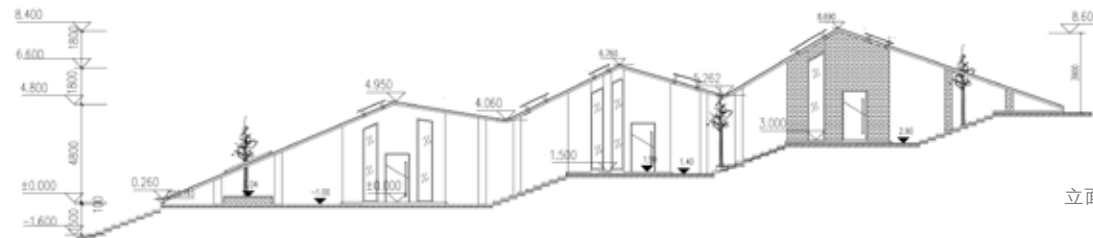
- (1) 情景一：流动：“底”北侧的观景廊受溪流动势的影响，被处理成流动态，屋面的液态感、墙面的方向性及柱与“底”不定的点触关系都加强着流动的态势。
- (2) 情景二：起伏/井口/落雨系统：为缓解与底南部绝壁的紧张关系，有意在此嵌入一过渡空间体，该空间体受陡崖属性的影响，被蓄意处理成一组石头房：1) 屋盖——起伏的面空间：“底”在此被一组向上隆起的石礅群撑展成一张折叠起伏的张拉面；2) 组织——功能系统匹配光孔系统+天井系统匹配立体雨水系统的密集组织机制。
- (3) 情景三：聚焦/收束：洞口在两侧视线的急剧收缩中，抬升为视觉的聚焦点，操控底的主景观秩序。

4 标准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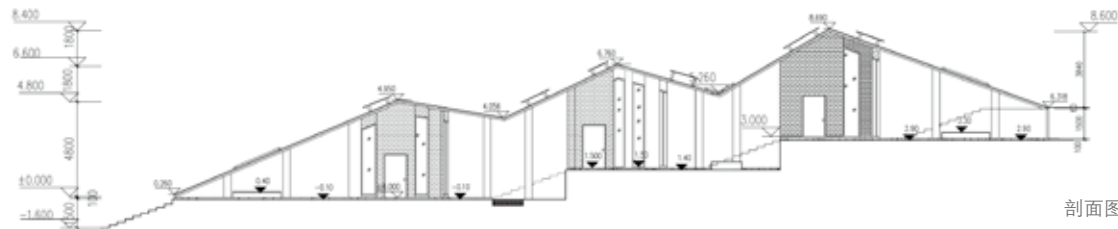
- (1) “底” 是以300mm×600mm×150mm的丹霞条石为基材铺砌的一张巨大的层叠平行的红色折面，呈现出静谧而神性的“空旷”感。
- (2) 起伏的面由混凝土浇筑而成，骨料为丹霞石沙粒，内掺铁红粉，模板为300mm×600mm×20mm的不同新旧程度的杉木板；而屋顶面由于防水构造层次的要求，故其面层处理成以300mm×600mm×12mm的丹霞薄片覆面，尺度与铺贴方式上均延续了与“底”的一致性；屋面底板、侧面及屋顶排水渠仍保持拆模后的斑斑驳驳的混凝土清水效果，很拙，有石头般的力度。
- (3) 主体空间由截面尺寸分别为370mm×370mm矩形，370mm×870mm矩形，以555mm/990mm的L形石礅群等距或不等距围合而成，7个石盒体均由240mm×120mm×60mm的丹霞石块砌筑的石礅组围合而成，如此作法源自整体系石头房，并希望映射砖混的结构原型，以及呈现丹霞石系砂岩可切割成片的属性。**At**



总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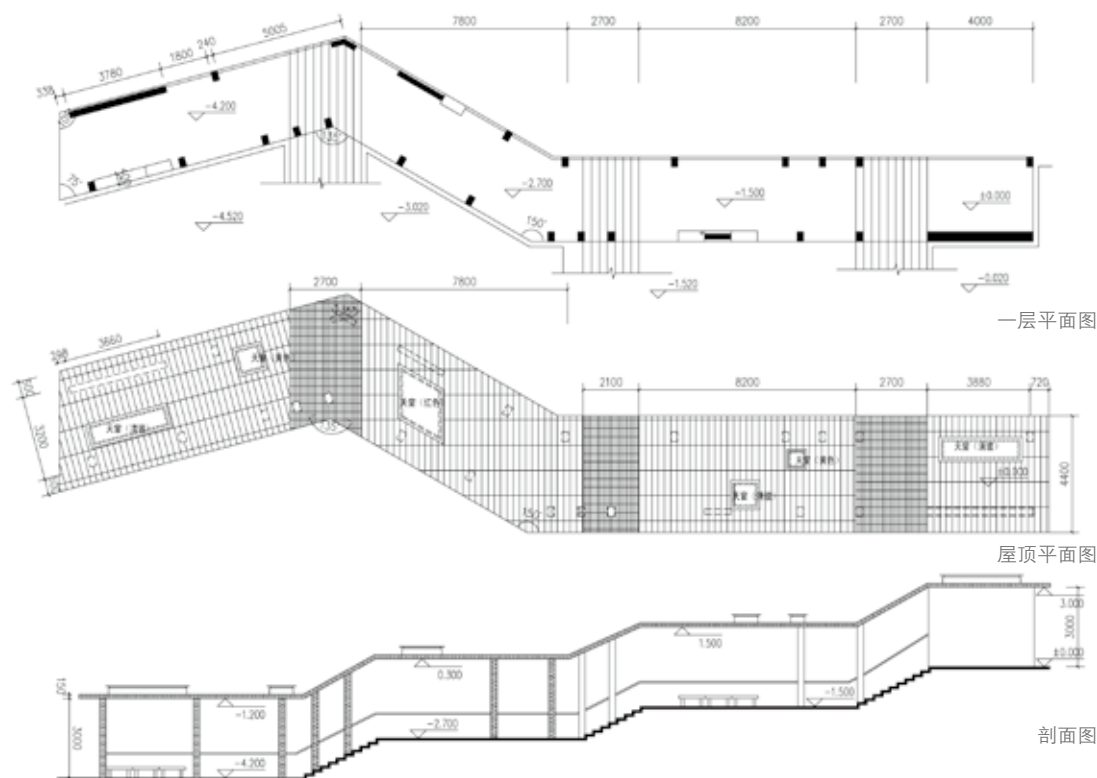
立面图



剖面图



天井系统



一层平面图

屋顶平面图

剖面图



天井系统



内与外



功能系统



流动的临溪的廊



NO.6

RURAL AREAS WORKING MODEL

上与下的工作状态反映了局部从普适社会的退出，意味着从以生产和消费为主的商业型社会退回到以人伦关系为主的乡土型社会，这种局部退回的逼上梁山式的工作状态迫使我们的工作模型必然是乡土和通用技术两股力量结合的产物，导致西线工作的方向指南“乡土系统的通用化建造 + 空间控制机制的生产。”

西线乡土工作模型的建立 >>>

西线乡土空间生产的工作模型

屋面系统：随类赋形与拓扑空间机制

底系统：应景的“场”结构

界面系统：渗透机制

空间组织系统：层级嵌套结构 + 重复同构的密集机制

氛围制造系统：光的幻象意境配置机制 + 材料生产氛围

路径系统：分岔的立体环

天井教化系统：潜移默化机制

建造系统：基于身体的建造 + 标准控制

